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日創刊　（第三百二十八號）　今日出版二大張

訂報價目：每份四分，一月一元，三月二元八，半年五元二，全年十元。本外埠一律，費在內，國外郵費照加。

廣告價目：第一版每方吋每日一元二角，第四版每方吋每日九角，八分版新聞廣告每行每日一角。

本館地址：重慶西三街六十九號　電話：八百七十一　電報掛號：三七七〇

分館地址：西安北大街通濟坊特一號

本報已呈請中宣部備案并由內政部發給登字第六七〇四號登記證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殉國烈士精神不死！

踏着烈士血跡前進！

完成抗戰建國事業！

為死難諸烈士復仇！

抗議日寇非人暴行！

血債應該用血來還！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本報編輯部啓事

本報此次為追悼殉難同志出版特刊，蒙各方惠賜鴻文大作甚多，祇以篇幅有限，不及一一登出，殊為抱歉，擬在出紀念册時，一併編入，以垂永久，而慰英靈。

社論　追悼本報保衛大武漢殉難同志

本報在保衛大武漢工作中，除留一部分人員支持到十月二十五日最後一天外，其餘工作人員及全部機器材料等物於十月二十二日乘新昇隆輪船撤退赴宜昌，道經嘉魚附近燕子窩時，突遭敵機襲擊，投彈之後，繼以機槍掃射，全船被焚，乘船同人和八路軍駐漢辦事處一部分工作人員及其他難民乘客均被迫落水，除一部分獲救外，其餘悉遭非命。本報為國殉難者計有潘美年，李密林，程德仁，項泰，陸從道，李鑑秋，王祖德，羅仁貴，羅廣耀，胡炳奎，胡宗祥，潘香如，李履英，許厚銀，李元清，易竟成等共十六人。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殉難同志計有：張海清，趙興才，徐挺榮，任高年，傅世明，韓金山，張清新，孫世實等，壯烈殉難。

本報於接獲慘耗之初，就都抱着無限的悲憤！當時因電文簡略，祇知潘美年李密林兩同志確已遇難犧牲，其餘詳細情形尚待調查，故除對潘李兩同志先於十一月二日本報為文致悼外，即一面去電慰問，一面即派人前往料理善後事宜。不久脫險諸同志先後來渝，始知本報與八路軍駐漢辦事處同志犧牲者若斯之多，且船上資財亦全部損失，乃即一面設法撫恤被難家屬，一面籌備追悼，以慰英靈而勵將來。

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戰爭，完全為退步野蠻之侵略戰爭，其目的在滅亡我民族，奴役我人民，割裂我主權，毀滅我文化。不知蘆溝橋事變以後之中國已大非昔比；過去對立之政黨已實行合作，過去分裂之政權與軍隊已統一於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全國軍民不僅實行抵抗，而且堅毅支持，非達抗戰勝利不止。中國抗戰勝利之後，不僅我中華民族可得解放，而且亦大有助日本人民之解放事業。彼法西斯軍閥為挽救其垂死之命運，故益發施展其極端殘暴之獸行。本報堅主團結抗戰到底之精神，素為中外所共認，日寇早已視為眼中釘，一切損失犧牲自更難免。

惟是本報產生於抗戰烈火之中，自始卽為抗戰建國而努力，一切害，行但求有益於國家民族，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在死難諸同志，則忠於職守，忠於國家，死已無憾！在後死吾儕，則唯有繼承他們這種偉大精神，誓死踏着他們的血跡再接再厲，繼續奮鬥，以完成他們未竟之事業。

本報同人謹以至誠特向殉難同志家屬，備致慰勞問候之意，我們深知殉難同志的家屬，有如我們自己的家屬，我們當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對殉難同志子女們底教養責任。

我們謹向社會人士，本報讀者，對我們這次犧牲的關懷慰問表示謝意，并希望給殉難同志家屬以幫助，這不僅可以安慰死者於九泉之下，而且可以激勵生者為抗戰建國繼續奮鬥。

本報同人又深知：本報此次在保衛大武漢中所受之損失犧牲，僅為全國巨大犧牲中之一部分，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唯有爭得整個民族之最後勝利，始有保障部分利益之可能。吾人於此，當益服從抗戰高於一切，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努力於自己崗位的工作，以幫助爭取抗戰勝利早日到來。

當此悲壯追悼會舉行之日，本報同人敬綴數言，藉慰死難英靈，並所以鞭策自己而勵將來。

我軍乘勝推進
又克進和墟南頭城
金利等地寇登陸被擊退
敵艦在瓊島海面謀蠢動

(本報香港四日專電)我軍自一日攻克太平塲之後，繼續挺進，三日晨又克復距太平塲西南九里之進和墟。殘敵份向西南亂竄，在從化東北之良口墟殘敵，因後路已斷，有竄偽崗之勢。刻我軍已佈置妥當(?)，當可將其殲滅，同時，對於進和墟東南、西南之福和、鏈落潭及太和市等地，我軍已作進擊，另一部份將從公正塲向廣州挺進，與廣州近郊之游擊隊，遙相呼應。敵在北路已遭打擊，但西犯企圖，仍未打消。刻廣州敵不斷向三水方面移動。佛山至三水一帶戰事，甚爲激烈；在金鈎登岸寇，已被我擊退。北海南面之圍州島，寇艦激增，同時，潿口、[illegible]等地，近又迭遭敵艦砲擊。現粵境西南我已嚴加戒備。

華南戰況

(中央社香港四日下午九時電)寶安縣羣衆游擊隊指揮官梁寶仁，已返縣辦公。四日分電余漢謀及各方報捷。電余云：總司令余鈞鑒，職率領游擊隊千餘，一日由梧桐山出擊，收復深圳，三日晚分兵三路，向南頭城反攻，四日午確實克復縣城。敵數百向寶週虎門撤退，全縣失地即可完全收復，餘情續報。

(中央社肇慶四日電)三日午敵以汽艇多艘，滿載敵兵，向金利進犯，我守軍俟敵逼近時，以機槍掃射，敵不支倉忙潰退。

(中央社肇慶四日電)三日上午一時，敵艇七艘，載敵兵百餘人，圖在高明實山間各口上游登陸，我自衛團埋頭痛擊，同時，我正規[illegible]在三洲下之新圩塲猛烈夾攻，敵不支潰退。

(中央社肇慶四日電)河口方面之敵百餘，沿[illegible]及三水四會公路進犯[illegible]崗大沙墟馬房等處，我軍由南岸實崗墟三界市出擊，形成弧錢，將敵包圍。

(中央社香港三日電)敵艦停在瓊島海面又見活躍，曾向沿岸鄉村砲擊，圖保試探我方防禦實力。沿岸各地[illegible]。

漢川敵進擾未逞
退溰水敵竄潰新溝
鄂東北殘敵集武漢

華中戰況

(中央社常德四日電)據石首來電，漢川現有敵軍三百餘名，汽艇十餘隻，不時向[illegible]馬口一帶進擾，均被我游擊自衛隊擊退。

(中央社[illegible]四日電)[illegible]南鄂西，近日均無大接觸，盤據各縣之敵軍，均忙於搜索王事，察其行動，似圖據守。

(中央社常德四日電)據[illegible]電話，岳陽附近，三日上午九時起，砲聲甚烈，竟日未停，又城陵磯二日晚忽起大火，原因不明。

(中央社[illegible]三日電)由溰水撤退之敵，連日經馬鞍山淋山河公路向寶[illegible]日柳子港間之[illegible]竄，爲我游擊隊痛加截擊。敵恐慌異常，現正屯積柴草汽油，準備破壞柳子港鼓亭一帶大橋，以防我追擊，柳子港及其附近各河內，漂發敵屍約三千餘具，現亦陸續移去。

(中央社[illegible]四日電)侵入鄂中之敵，近略有增援，憚我陣地堅固，敵仍無積極犯我能力，漸河及京山一帶，均在對峙中。鄂東北殘寇，受我大別山區游擊隊襲擊，紛向武漢方面集中，我游擊隊在[illegible]漢川守地，與軍用品甚夥，據[illegible]敵，亦有退卻模樣。

(中央社[illegible]四日電)岳州東南地區之敵，仍分據於近城十五公里之麻塘、郭鎮市、毛田舖、新開塘、烏江橋、西塘、及桃林等村鎮，除於各該村鎮民房構築堡壘，設[illegible]四週架設鐵絲網外，並破壞附近往南之道路橋樑，白晝且在各鎮村鎮間利用南修之公路，來回調動兵力，故張聲勢，其一切處置，均爲防我反攻。

我反攻順安鎮
敵犯老牛圈擊退
紅錫鎮陷而復克

(中央社青陽四日電)我反攻順安鎮之部隊，進展順利，四日晨一路已越銷實山向青山(順安西南七公里)挺進，一路繞過[illegible]山錦直趨順安，盤據順安之敵，異常恐慌，刻盤據龍樹之敵，陸續向該處增援。

(中央社青陽四日電)貴池方面，戰事沈寂甚久，三日夜敵約五六十，一度犯我帶嶺，經我堵擊，旋即退去，現該方戰局業已穩定。

(中央社青陽四日電)五步溝方面，三日拂曉敵由大通增援三百餘，向我猛犯，我以衆寡懸殊，稍退，四日晨，該敵兩度進犯老牛圈，均經擊退。刻五步溝方面，泊兵艦大汽艇五，又四日晨起，敵機四架輪流轟炸，並在老鼠石老牛圈[illegible]帶偵察。

(中央社南陵四日電)灣沚之敵約八九百，附砲四門，時時援紅錫鎮潘墩一帶，實池鎮有敵百餘，出沒於橫崗橫三河一帶游擊，三山鎮有敵三百餘，正趕築工事，四日晨我某游擊隊與該敵遭遇，激戰二小時，我仍引退。

我游擊隊活躍江南

(中央社南陵四日電)灣沚之敵，一部竄擾紅錫鎮，四日晨五時，該鎮一度失陷，旋經我生力軍增援反攻，敵潰退，恢復原有陣地。

(中央社香港三日電)[illegible]

抗剿宜興附近我游擊隊大肆活躍。上月中旬曾殲滅敵軍卅餘名，下旬復與敵僞軍激戰，該處僞軍，多係被強迫抽徵之蘇省壯丁，時思反正，每與我軍交戰時，復暗將身上子彈全部遺棄地上，以表心跡。

(中央社香港四日電)我某部二日晚襲擊[illegible]近郊敵一帶，致敵發生遭遇戰，及敵調援軍到達，該部即安然退往他處，翌日敵在[illegible]郊封鎖交通，挨戶搜查善良。

(中央社香港四日電)滬上南匯縣[illegible]鎮，二日深夜，偽警察所，突被游擊隊襲擊。該鎮偽警察所，亦被搗毀，旋於完成任務後，即引走，偽警察所長王甲三已私自潛逃。

敵寇暴行

暴敵獸行 強姦幼女

(中央社常德四日電)二日下午一時，敵汽艇[illegible]，在熊家洲上岸，強姦該地青年婦女，某姓之十二歲幼女，亦遭蹂躪。

敵機肆虐 宜昌平江被炸

(中央社宜昌四日電)四日晨九時餘，敵機四架，分二批先後經天門、沙洋襲宜，在市空盤旋甚久，分在五龍、安定廟、南津關等地投彈，但均落荒郊，無任何損失。

(中央社長沙四日電)據湘目之平江，今又遭轟炸，上午十時許，敵機一架，在南江橋平江盤旋，歷三十餘分鐘逸去。十二時許，又有敵機一架，在湘陰、長樂、新市、汨羅等地偵探。下午二時[illegible]分，敵機三架，竄抵平江，投彈十餘枚，毀民房二十餘棟，平民死傷六人。

敵慘殺輪上乘客

(中央社香港四日電)行駛上海與口岸間之商輪順亨輪，二日經江陰口岸時，泊於該處江面敵小型艦上日水兵，上輪搜查，內有兩乘客行動較遲，被指爲游擊隊，即將該乘客及該輪買辦一併扣押至敵艦，不問情由，竟以刺刀猛刺致死，並將屍體拋棄江中。

漢法界居民 敵誘令遷出

(中央社漢口四日合衆電)漢口之鑑水，均已恢復。今日自來水已可照常使用，惟法租界仍無水，日方謂法租界當局禁止租界內之中國人士遷出，日方擬屢發勸告，無人理睬云云。法當局則謂無人返歸華境之通告，迄今之意，但每次有華人欲遷出時，皆被交界處之日憲兵所阻云。現雙方已商妥，法租界內之華人，凡欲返華境時，可先向法捕房聲請，資[illegible]後由法捕房轉送[illegible]。

建立中的鄂北抗日根據地

本報特派員 企程

跟着全面抗戰的怒潮快猛，到了武當山的腳下，這偉大而雄偉的武當山，也就成了大家興味的中心。

武當山在湖北的西北，鄂北的一塊土地，就稱爲鄂北。鄂北一共包括十三個縣：襄陽、棗陽、宜城、南漳、保康、光化、穀城、均縣、鄖縣、鄖西、竹山、竹谿（以上屬第八行政區）、隨縣（以上屬第五行政區）。

鄂北北接豫南，西接陝南川東，而且有襄河貫通南北，但因爲襄河的淤多流激，航行不易，除了沿公路的幾個城市如襄樊、宜城、光化、老河口等處以外，交通是極不方便的。山中的所謂公路，不過是勉強可以通車的泥路，一到晴天還勉強可以通車，下雨就得宣告「此路不通」。

經濟民生

山地雖較平原來得貧瘠，鄂北既然多山，當然也不會富裕，而民生也就疾苦。出產品在老河口以下，還有米、麥等糧食，到老河口以西，就祇出些紅薯、包穀（即玉米）、小米等雜糧。所以鄂北一般的民衆，在一年中倒有半年吃的是紅薯，從九月到次年的春天，他們往往在冬天把紅薯晒成乾，留作來年的食糧。[illegible]有正宗的食糧下肚，吃一點稀飯已成了「人」的享受。因此「吃稀飯」三字，竟變了鄂人的珍品。鄂北的山地還出有油、漆、煙葉、棉花、木耳、[illegible]等，因爲運輸不易，而價格慘跌至二三倍以上，農民們寄於這些特產上的希望也都化爲泡影了。

最使農民們感到痛苦的是田賦的繁重。以均縣而論，每畝田賦納省稅一角二分、縣稅一角二分、保安隊捐款二角四分[illegible]，但農民卻須照常納稅）、壯丁捐二毛五，再加上積穀一共是八毛七分。此外還有保甲費以及名目繁多的攤派。每畝的田賦，一年至少在一元以上。一畝地的收成，也不過二三塊錢，田賦要去了一半，農民當然負擔不起。襄陽一縣有二百七十萬畝地，每年的地畝捐應收一百四十萬元，但現在沒好的年成也只能收到一成[illegible]，因爲個戶繳不起租，田地就不值錢了，以前一畝好田可值一百二十元，現在則連二十元都沒有人要。鄂北是一個以農業爲中心的社會，田地的買賣不能進行的，社會的金融也就停滯了。抗戰爆發以後，救國公債以及其他臨時的攤派，使農村中僅有的現金也外流，致使農村金融完全枯竭，在有些村子裏，連[illegible]。

政治概況

鄂北的政治也是很落後的，一般行政人員，因爲僅且處偏僻，交通不便，與省[illegible]。

城父相隔很遠，不免事受其「山高皇帝遠」之累。一個聯保主任，甚至一個保長出來，常帶有數十桿盒子的隨從，是常事。在均縣等處，聯保主任都操有「生殺予奪」的大權。

八‧一三以後，各縣都成立了動員委員會、抗敵後援會、非常時期宣傳委員會等抗敵救亡的團體，但在民衆的眼裏，不過多出現了幾個衙門的牌子，多了幾塊牌匾而已。以上的許多委員會，最近，都歸併於動員委員會，動員委員會的委員都是些「年高德劭」的紳士，因此所謂動員也只是拉些伕子，備些需要的[illegible]，換些聯保主任所做的工作而已。做這些工作[illegible]，委員會無人參加，但光是由官紳所組織的動員委員會究竟是動員不起來的。

文化動態

政治經濟既那樣落後，文化也是很貧弱的。襄陽算是鄂北的文化中心，也祇有一所省立中學，一個初中和一所師範。此外只有老河口有一所商會辦的初中，均縣有一個初中，[illegible]陽縣有七八個中心小學，一小學，教師的待遇只有五塊錢，也不會[illegible]好教員了。[illegible]由於交通的阻隔，外間的書報很少寄到鄂北來的，根本就不不能看到報的，格外減少了進口書報的數量。

最近因爲顧慮敵機的轟炸，稀疏的幾所中學都停了學，小學也都放學了。北聯合中學校教員都被留在鄂北，六所學校決定合併，至今尚未開學，學生失學，因此成了教師的失業現象。

民衆武裝

鄂北的民性，尤其南陽河南的，十分強悍。豫南多匪，這些土匪常居由南陽、鄧縣等處侵入襄陽、老河口、均縣等處，久而久之，鄂北也成了土匪出沒之所。爲了防匪，鄂北的軍紳富家多少都留有槍支的。所以鄂北的民槍是相當的多。光是襄陽一縣，據說至少有一萬支，均縣、穀城、光化、竹山、竹谿每縣各有三四千支；鄖縣也有幾百支。五年以前，因爲成立保安師，鄂北的民槍收編了不少，後來××去任保安師主任，把鄂北的民槍收編了一個師，後來並沒有把民槍發還，因此後來縣大會，只拿些壞槍出來充數，把好的槍藏在地下。所以鄂北的民槍究竟有多少，沒有人說得出一個確數。據熟悉鄂北情形者的估計，大概在十萬支以上。

不過這許多民槍，都是沒有組織的，常常受野心家的利用。鄂北有句俗諺：「要做官，拚條命，拉桿槍，吃糧，做一自衛隊，就被收編了」。鄂北即將成爲前線，現在許多民槍當然會[illegible]，更可以利用這些槍桿，這些有槍桿的人物，這會到來，一般不安心的人們見，便不是說可以客，好些土匪接洽活動，可說是[illegible]與某某也四出[illegible]。

根據地的遠景

政官吏，因爲不明瞭組織民衆武裝的方法，以爲祇要收編了土匪，就可以成立游擊隊。其實，過去鄂北雖然有土匪，但縣長年會剿與收編，餘下的土匪，不過二三千人。最近鄂北民衆日報在「關於組織鄂北民衆武裝」的社論裏，已提出了「應有先制軍不說爲生產之正當民衆及此民兵」的正確意見。今後鄂北的民衆武裝應能循着正確的途徑而組織起來吧。

武當山脈的高度在拔海一千公尺以上，自八老河口（白河—公路兩旁完全是白峰帶起伏的崇山峻嶺，從老河口起到石花街一段已經都是很險要的山路。稍爲做點工事，派少數兵力在山口扼制着，敵人就無法通過。石花街以西至均縣一帶，更是一個高過一個的山頭，是屹立着的。而其中的山路又都是崎嶇的鳥道，人馬且難通[illegible]。

山上建築了許多宮殿，在明朝的永樂皇帝曾在武當山一帶建築了許多宮觀，七十二宮二觀之多，每座宮可容一二千人。[illegible]均縣境內就有八宮二觀，七十二庵，[illegible]根據地的人口已經增加到二十萬人，比較使人住屋可以不成問題，但能夠預期將來的糧食問題，也不難施以有計劃的解決。在老河口以下的一帶，糧食都屯而不得運，現在有人提倡發動一個大規模的運動，把這些屯積的糧食迅速搬運到後方去，可見其數量一定相當多。鄂北的荒地很不少，大可以實行墾殖，若再加以相當的改良，使民衆的生產條件，與一般畜牧業、[illegible]的生產增加，一定可以大大增加食糧與[illegible]的發展，一縣一鄉的大家都養豬，[illegible]在均縣，每斤四毛錢，往往經年吃不到肉，現在鄂北三月之間，約據二萬包，都只在[illegible]。熟悉鄂北情形的人說，現在食鹽一向從漢口來，現在米路斷絕，所以鄖縣成爲[illegible]本來竹山竹谿四縣三縣向銷。

鄂北本來出産粗紙，稍加改良也可以印報。皮革也是鄂北的特產，將來可以設立製革工廠。此外像手工紡織、製肥皂等簡便的工業，當不難一一舉辦起來。

爲建立一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必需大批的青年幹部，第×戰區司令長官部已經決定了在××開辦一個大規模的訓練班以造就人才。第×戰區的文化工作委員會也將經常開辦短期訓練班，使當地有救亡熱忱的青年都有參加救國工作的機會。文化工作委員會還計劃建立一個文化中心來，出版一種通俗的刊物和各種小冊子。至於這個根據地的報紙，已經有了鄂北日報，現在在襄陽出版，自從十一月十一日在第×戰區政治部和文化工作委員會接辦後，已煥然一新，不論在編排上，在內容上，都可以和鄂西北的抗敵日報、第×戰區的抗敵日報相媲美了。

華北戰況

晉北我襲敵屢勝
敵施放大量毒氣
朔縣境內我燬鐵路里許

(中央社西安三日電)軍息：一、王旅一部，上月廿九日在直峪以南，伏擊由廣靈開出之敵汽車九輛、步兵五百餘、山砲二門，激戰二小時，斃敵百餘，我傷營長一、士兵傷亡三十餘名。二、王旅某團同日晨，在靈邱北之番樹嶺、樂陵附近、伏擊由靈邱北開之敵汽車七輛、步兵四百餘、山砲二門，斃敵百餘。當我向敵衝鋒時，敵以大批擲彈筒施放大量催淚噴嚏毒瓦斯，同時敵二百餘來援，與我激戰四小時。因敵放毒，我斃敵百餘後，即行退去。我傷指導員連長各一，士兵傷亡四十餘，王旅長率戰士三百餘人均中毒。經隔開至區一小時後，精神始恢復。三、賀支隊上月二十九日在廣靈西設伏，八時餘敵由廣靈開到汽車二輛，載步兵五十餘，被我大部殲滅。此役繳獲步槍十餘支，我傷連長三，士兵傷亡三十餘。

蘇北捷訊
我正圍攻宿遷
南北關等處被控制
夜襲睢縣多有斬獲

(中央社興集三日電)二十六日午後，朔縣敵陸續向楊方口增加，午後六時許，由朔縣來火車一列，內敵兵二百名，經我某部伏兵猛襲，激戰一時許，敵不支，仍向北潰退。卒毀車皮二、斃敵廿餘、俘敵一名、并破壞鐵路一段，我傷士兵八名。又前寨（朔縣南三十里許）修路之敵二百餘、砲二門，經我某師一部猛襲，傷亡甚衆，殘部僞退，我將該段鐵路破壞一里許，將該處完全拆毀，並將敵積存之枕木材料，全部焚燬，火光兩日未熄。

(中央社淮陰四日電)我反攻宿遷大軍，二日晚迫近城垣，與敵發生激戰，我軍截擊突擊，前仆後繼，斃敵無算。午夜前外城南北門攻破湧入，白刃肉搏，當奪敵砲兵陣地野砲三門，裝甲汽車九—七輛，彈藥軍品甚多，敵狼狽抵抗，軍器品還棄遍地，退守內城頑抗，據南北關要點高段山，盡被我軍[illegible]。我至三日午仍在圍攻中。

(中央社西安三日電)軍息：我軍一部上月卅日夜，襲擊睢縣以西三十里之西陝寺僞軍百餘人（內有徐州派來之僞縣長一名），敵稍作抵抗，即行逃跑。我獲步槍十八支，戰馬八匹，生擒漢奸八名，救出被漢奸綁架之抗日軍人家屬數名。

沁博敵軍近有增加

(中央社洛陽四日電)敵由道清路向西增援，沁陽博愛一帶，現增敵僞軍四五千人。敵由[illegible]村，住沁陽[illegible]內，戒備極嚴。每日派小股四出[illegible]，均被我截擊或伏擊，致敵損失甚大。使敵無法我軍之企圖，完全粉碎。沁陽敵軍四五百，若晚竄至崇義鎮附近被我猛擊，復竄回沁陽，新鄉敵軍，昨有一部向東移動，計步騎共百餘人，聞係增援內黃楚旺。

晉西 娘娘廟激戰

(中央社興集三日電)犯我娘娘廟李家山之敵，經我某部痛擊，黃昏時潰退離石城。廿九日晨敵復分三路北犯，李家山、楊坡里附近亦有激戰。午後敵陸續增加，娘娘廟附近肉搏三次，均將頑敵擊退，戰況在激戰中。

政治消息

甯波防守司令
王皞南執行槍決
玩視命令積罪太多

(中央社金華四日電)甯波防守司令王皞南，因偷娶續婚，專輪迎娶，玩視命令，積罪太多，經最高當局電令第×戰區司令長官轉令第×集團軍，於半月前將王拘押審訊調查屬實，三日午驗明王皞南正身，執行槍決。查王皞南浙江黃岩人，年四十九歲，娶偶後，於本年五月間與新夫人金氏訂婚，十一月十一日成婚，十四日即被拘押。

張部長批准
發行加資郵票

(中央社訊)第二十四屆國際勞工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王志莘，最近向政府建議，發行抗戰傷兵難民加資郵票，經交通部張部長，昨批具呈人王志莘如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呈悉，發行特種郵票一節，正由郵政總局鄭重考慮，所呈各節，具徵熱心，已發交該總局參考。

滇建廳擬具 促進農產辦法

(中央社昆明三日電)[illegible]爲應戰時需要，擬具非常時期促進農民生產辦法，呈省府核示，共分二期實施，定昆明呈貢等卅六縣，各縣區農民，除原有耕地外，應各增墾荒地一畝，收獲物仍歸該民等所有。

中華全國文協 成立襄陽分會

(中央社襄陽三日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第×戰區工作各會員，三日在此間成立分會，推選胡繩、臧克家、彭澎、白克、江陵、李毅，姚雪垠等爲理事，并通過向籌委員長及李司令長官致敬，發起籌募并開展該戰區文藝工作等提案多起。

關於長江輪載軍火事
滬英當局斥寇讕言
敵軍每乘英輪不給船費

(中央社香港四日電)東京敵當局發表聲明，謂英國航行於長江中之船隻，會載運軍火，接濟我游擊隊。駐滬英當局，頃特鄭重表示，斥此說爲無稽。據稱，日方所謂十一月廿九日英輪在蘇州敗中曾發現子彈千發及槍枝船員查得某華人攜帶中國製子彈八百九十發，當即報告法捕房檢去。再者中國游擊隊亦毫無搭乘英輪之事，反之，日軍人則每有搭乘英輪而不給船費者。例如最近有一英輪，在南通附近，被日兵一隊強迫駛往對岸，事後僅給香煙二支，可可糖一枚爲報。

安南當局
允許我救護車
經廣州灣輸入

(中央社香港三日電)中國紅十字會駐港辦事處總幹事伍長楨，上月赴河內參加遠東熱帶醫學會十屆會議，會與越南法當局交涉後，已允許各救護車，可經由廣州灣轉入國內。越南西貢[illegible]三日啟程先行返港。據談，該[illegible]。

潯偽維持會會長
被敵槍決
犀子一奸自縊

(中央社南昌三日電)九江僞維持會會長朱文端，因窩軍一再索婦女，供不應求，於上月底，竟爲寇兵藉故槍決。

(中央社南昌四日電)暴子僞組織下小漢奸黃有聲，號小菊，年六十餘，以詩媚敵，共發[illegible]，憤而自縊。[illegible]國樑降[illegible]亦被勒六百餘元。

本市簡訊

□學委會將發各部認捐衛寒衣捐款，共達五千餘元。

□軍政部第一被服廠將考試挑新縫工人九百名，登記處爲張家花園該廠第二工廠。

□青年記者學會總分會，今日午後，招待各界報告會務，報告今後工作方針。

突士與保士之爭
法意關係繼續惡化
英政府亦已向意方提出交涉

（中央社巴黎二日哈瓦斯電）此間消息靈通人士頃談稱：意國衆議院某某議員，前於上月三十日開會時，發出反法表示之後，法國駐意大使彭賽，即於昨日午後向該國外長齊亞諾提出交涉。據答稱：該國政府代各該議員負其責任，一切外交問題，惟有該國政府行動乃可作爲定論。至以衆本人在衆議院所發表之演說而論，法國政府絕無引爲不滿之處。彭賽大使乃告以各該議員發出表示時，意國政府人員之在場者，並未作何反應；反之，法國政府無時不願與意國互相瞭解，互相諒解。此項交涉茲由各觀察家加以評論，咸謂十一月三十日之事，意國政府雖拒不負其責任，但以該國各報論調而言，安知該國不欲將一九三五年法意協定（按即前任內閣總理賴伐爾與墨索里尼首相所簽訂，用以確定法屬都尼斯境內意大利人在法境上所處地位）予以修正。此在消息靈通人士則謂，此項協定，曾由雙方國會予以批准，迄今仍有充分價值。意國所提要求，已因此而宣告結束。

（中央社羅馬三日哈瓦斯電）意國某某衆議員對於法屬都尼斯、科西嘉直辛底各地方發出表示之後，英法兩國輿論均已發生反應。外傳英政府亦已向意方提出交涉，此間外交界人士聞悉之餘，咸覺有深刻印象。意方當局，原望英國縱不加以贊助，至少亦當不加聞問，俾法國得以應允切實的讓步，此在法西斯黨人士亦希望英國對於一切「光復運動」之爭論，均能置身事外。意國各報甚至發出論調，謂英輿論對於意大利民族所抱之天然的願望，已表示贊成之意。但時至此日，英法兩國既一致出而反對，意國各方面人士均已感覺十分爲難矣。

（中央社羅馬三日哈瓦斯電）英法兩國輿論對於意大利民族「天然的願望」表示反對之後，名記者蓋達，頃在半官報「意大利日報」發表一文，斥爲失當。法國自一九三五年以還，即不斷以眞正的戰鬥行爲加諸吾國，其對於吾國實施制裁手段之嚴峻情形，較諸英國尤有甚焉。且自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來，直接參預西班牙國內戰爭，某某政黨竟受莫斯科之控制，而向意國之權益榮譽從事經常的攻擊，西班牙事件是此種攻擊最猛烈最明顯之一階段。由是觀之，意國對於法國表示不滿，實有其充分理由。

（中央社倫敦三日哈瓦斯電）意大利外長齊亞諾，前於十一月卅日在該國衆議院暨及意大利民族天然的願望時，各議員對於法國曾有敵視的表示。英國政府，聞悉之餘，已向意政府提出交涉。

（中央社倫敦四日路透電）據負責方面之人士稱，法國駐英大使曾於二日與外務部當局討論本案。據本社悉，討論結果，英國或將就意大利議會內反法表示事，向意方提出交涉。又另悉：西班牙叛軍方面前曾先後扣留英國商輪十五艘，故當局同時擬向弗朗哥提出交涉。英政府即將於日內向意方提出交涉。按英意協定方經實施，協約內對於地中海問題規定極爲詳盡，說明締約之兩方俱無意改變地中海西部各地之原狀。此次意大利議會內之反法表示，與改善英意關係，並無裨益，而法意關係之改善，實爲英政府願望之一也。

英國

英相張伯倫 定明年一月聘意
艾登夫婦已啓程赴美

（中央社羅馬三日哈瓦斯電）英國大使潘斯勳爵，頃于本日午後訪晤齊亞諾外長，所討論者即與張伯倫首相暨外相哈里法克斯訪意一事有關。法意糾紛既已發生，英意兩國當局進行談話一舉，益爲急不容緩。

（中央社倫敦三日哈瓦斯電）據官方消息，張伯倫首相暨外相哈里法克斯，將于明年一月十一日前往羅馬聘問，而於十四日首途。一般人以爲此項決定，殆係在訓令駐意大使潘斯勳爵，俾其轉請意國政府注意十一月三十日之事（指意國某某衆議員發出反法表示事而言）以前所採取之政策。關於此層，消息靈通人士頃稱，首相仍願與意國當局討論地中海一般局勢，實乃顧而易見之事。

（中央社倫敦三日哈瓦斯電）前任外相艾登暨夫人搭乘美國郵船前往紐約，此行並無政治意義，惟彼將與美國各界發表談話，並將結新交。艾登夫婦從未一蒞美土，此行得償多年夙願，殊爲欣幸。擬在美國作半月勾留，後搭乘郵船返國，與兒女聚共度聖誕佳節。

蘇聯眞理報 評英相訪問羅馬
謂英國將更與侵略者妥協 圖犧牲英勇之西班牙人民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蘇聯「眞理報」因張伯倫及哈立伐克斯將有羅馬之行，特著論稱，帝國主義之英國將更與侵略者勾結，犧牲英勇之西班牙人民。最近西班牙戰況開展，以及叛軍與干涉者後方情形表明其困難日增，時至於茲，弗朗哥已無結果，而損失至大。叛軍欲將政府軍驅至哀勃洛河左岸，已推翻弗朗哥及其後台政治軍事計劃。政府軍殲敵人二萬人，擊落飛機二百十四架。德意完全達到攻取凡倫西亞目的之計劃失敗，此可不出墨索里尼爲何要求英法正式予弗朗哥交戰團體權，以便法西軍將西共和國加以封鎖。意侵略者更極力向西班牙進攻，因其經濟狀況日趨於危也。嗜戰之法西斯日結束戰事，意人不欲爲法西斯主義者犧牲其子弟之生命，結果使侵西之法西斯獨裁者，地位日趨於不穩。意欲控制西班牙計劃，顯不易實現，因彼不瞭解西班牙人民，故其計劃爲在私。西各階級團結對侵略者，神聖戰爭之口號已傳遍全國，在弗朗哥及干涉者區域以下之一千二百萬西人，亦皆有此意志也。

法國

法德兩國定明日 簽定所謂和平宣言
雙方聲明保證現行界線

（中央社巴黎三日哈瓦斯電）法德兩國和平宣言，定於本月六日簽字成立，其內容乃保證雙方互相保障一國互不侵犯協定。簽字國雙方現所謂，以此項互相保證，兩國發生爭議時，雙方仍當維持現行界線，並尤其發生爭議時，雙方互相諮詢。但雙方與英、蘇兩國所締結之協定，例如外交政策，仍以與英、蘇兩國現行條約（法波兩國同盟條約，法蘇兩國互助協定），亦當予以保全。此在德國對於意日三角同盟政策，赤當信守不渝。按法前任駐德大使龐賽，曾在調任駐意大使之前，一定。

德國駐法大使約翰萊克，被德國大使館三等秘書遭猶太人刺殺，以致德國駐法大使館一度停頓，因而延至新大使古隆德到任之後，法德兩國始擬宣言，而舉行談判，而宣言之事項乃始決定。

中國經濟學會年會
討論當前二大經濟問題
維持外滙統制鞏固法幣基礎
進行西南建設加强抗戰力量

每一個關心於抗戰利益的人們，都是時時刻刻在注意外滙問題和西南建設的問題。這二個問題，一則關係財政經濟的基礎；一則關係保衛復興中華民族的根據地。抗戰越發展，則這二個問題的重要性越提高。這問題在最近的刊物上，發表了不少的文章，但是集體的，特別是政府當局、事業家和學者們聚集一堂來討論的，會是未曾有的。欣幸得很，昨天中國經濟學會所舉行的年會，相當補救了這方面的缺陷。

過去中國經濟學會的年會，亦如其他學術團體一般，大半時間耗費在宣讀論文上。可是，這一次的年會，却適應實際之需要而活躍起來了。

會場是銀行公會，主席是馬寅初先生。首先是中央社會部和市黨部的代表致詞。他們希望多提辦法，少談學理。接着便是宋祖康先生注重民生關於外滙的報告。宋先生敍述自三月十四日政府宣佈統制外滙之後，告訴我們，黑市價格發生之際，過五月以後，黑市價格在下，九月以後跌到八便士之間。此中原因是政府頒佈統制外滙條例中「正當需要」一詞條明確之表示；對國外貿易，較好較具體的辦法。對於這個問題的措置，他主張維持外滙，主張以同業公會作基礎的貿易國營。對潘朱先生的報告，財部錢幣司司長戴銘禮作了一些補充。大意是說，政府對「外滙正當需要」的條文是有明白規定的，不過未曾對外宣佈罷了。

外滙問題在目前既然這樣重要，因此，反映到年會中，亦就十分熱烈，帶會的先生們，大多數是主張維持外滙的。北碚北辰先生在主張維持外滙之外，他希望大家注意保險的問題，他說中國每年保火險人壽險一共有一萬萬元，這一萬萬元是被外國人拿去；因爲保險事業是由外人經營的。劉攝東先生指出外滙問題，不僅是一個對外的問題，而是一個對內的關係國家財政經濟命脈的大問題。劉大鈞先生反對貶價的辦法，以爲貶價不能壓倒黑市匯價，他又以爲法定匯率如取消，必定驟跌地打擊淪陷的同胞，使他們對政府失去信仰。其他的先生們亦都是主張維持外滙的。他們在說明了意見之後，多提出辦法來。例如劉廷冕先生提出貿易國營，增加交通設備；胡博淵先生提出如何增加金礦生產，迅速實現一天產生一千兩；一年產生五千多萬的計劃；王元照先生提出加强入口的限制；田樹滋先生指出充實準備金，加强國際貿易，黃金國有，增加外國借款，只有屬稅資和樂元龍先生發表意見。厲先生的中心意見是外滙維持不了，就不如不維持；宋先生提出了「有限度維持」的問題。主席大家注意出口商人的利益，希望大家一塲舌戰之後，孔院長出來說話了。孔院長指出「租界」「外滙」「華僑匯款」「治外法權」不能好好統制的原因，並提出安定金融、發展生產和增加力量的方案。主席馬寅初先生希望維持法幣匯率，孔院長要求堅決維持下去。孔院長說完維持外滙的話後，又說：「爲了保衛財政經濟，我們是要抗戰的，爲了子子孫孫的利益，我們一定把外滙維持下去的。」到這個時候已是下午一時，主席宣佈會議暫告一結束。

下午，又是一番盛氣。會場是近百幾從敘勞後再緊張起來的面孔。他們準備着討論西南經濟建設問題。西南方面是到抗戰與建國的根據地，供給一切食貨，足夠支持；人力也是很多的。可是二十年來，因爲交通不發達，西南各地開發因陷之不夠。大家認爲交通重要，[illegible]。衛挺生先生開始了，他主張中央與地方合作，[illegible]。

蘇聯

蘇聯工人準備慶祝 新憲法頒佈兩週年
各業出產均超過原定計劃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十二月五日爲蘇聯施行斯達林憲法二週年紀念，蘇聯工人以工業上之新成功紀念此日。十二月一日斯達林區十八煤礦，除完成本年產煤計劃外，并超出四十二萬噸。「鐮刀」煉鋼廠產量，已超出十萬零七千噸。莫斯科「鐮錘刀」煉鋼廠產量，已超過十一月之計劃，十二月一日產量已超過八百十一噸。莫斯科器械工廠本年貨品產量，將超出原定計劃，其值約爲三百萬盧布。

德國反猶問題

德警察總監 嚴禁猶民享有汽車
駐德哥代辦因攝虐猶照片 橫遭拘禁致兩國關係破裂

（柏林四日電）據德國警察總監希姆勒昨日頒布命令，凡僑居德國之德籍猶太人，自十二月三日起一律禁止享有及駕駛汽車及騎汽車，違則處以罰金。所有駕駛執照，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須一律繳還警察當局。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柏林日報」載：哥倫比亞代辦與其公使館人員已由德被召回國，德哥外交關係已行破裂。因駐德哥代辦新近返國後，曾在柏林鬧市，攝取虐猶照片，公使館汽車遂被扣留，代辦本人亦被送往警局，事後哥公使館拒絕暑選國書，遂行返國。

國際援華運動

國聯會撥款 協助我衛生工作
共一百五十萬瑞士法郎

（中央社日內瓦三日哈瓦斯電）中國政府前於本年九月間，國聯會大會開會時，曾向第七委員會提出兩項要求，計（一）國聯會前此派往我國之衛生行政顧問波蘭西博士，襄助我國政府推進衛生行政，貢獻良多，茲已服務多時，應請從新任命顧問一員駐在該國；（二）希望國聯會按此項辦法援工作一年，國聯會頃已決定照辦，並以一百五十萬瑞士法郎，撥交第七委員會。其中七十五萬法郎，係用以購買衛生器械；四十萬法郎以支付救護隊三個醫院的費用；十七萬五千法郎作爲運輸費；十七萬五千法郎作爲管理經費用，十萬法郎作爲公積金。

國際簡訊

蘇聯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日輪天草丸，前在公海上，起退陸藝捕人十一名，[illegible]

西班牙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眞理報」：本月二日西各報息，巴塞隆納防[illegible]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名作家布洛克著名詩人布尼加里維克[illegible]，日當局此種行爲顯引起蘇人民之憤慨。且將彼等拘禁虐待，企圖用以交換在蘇邊界肇事而被捕之日人。日當局非但不顧國際公法慣例，予以應有之優待，名，日當局…列寧勳章并贈其家屬，…卿已向共黨及政府表示感謝。

美國

（中央社英國芝加哥城三日哈瓦斯電）陸軍次長約翰遜，頃在此間發表談話，主張應革新軍備，並戰事爆發時，能即徵募士兵四十萬名，而在四個月之內，加至一百萬名。此擧士兵，均須配備有最新的良之軍器。

據蘇聯職工會發西食品（援助巴塞隆納居民）已傳到西班牙人民消息。此消息業已傳遍西各城，巴塞隆納居民歡呼感謝，西國報紙均以此項消息，並高呼蘇聯民歡呼感謝。

古巴

（塔斯社古巴四日電）古巴成立作家美術家協會，名革命作家瑪里尼羅，被選爲該會首席秘書。

日本

（塔斯社東京四日電）日本一九三九年預算經政府批准後，藏相池田宣稱，下年預算當更行增加以鞏固戰時經濟。

婦女慰勞將士渝分會
昨舉行週年紀念大會

（本報特寫）昨天下午一時，記者拿着婦女慰勞自衛將士重慶分會的請帖，到了巴蜀小學，茂盛的樹木，美麗的花圃，使人覺得小學校舍的整潔。在一所叫做依仁院的禮堂裏，分會的會友正在依恃，會場與主席台上，兩……一切。

先生們走來告訴我，今天又增加了四十四個新會員，年老的有五十四歲，最小的只士二歲。我聽着那笑得發光彩的臉，說道：「婦女慰勞分會的精神是不可限量的」！來，在會場裏，我看見了十多個年老的太太，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婦女，還有不少穿着西裝的小孩子。

大家情緒非常熱烈，鄧穎超、沈慈澤、朱綸、唐國楨、與鄒韜奮、沈起予等先生都很高興地參加在這個家庭的集會裏。會場的空氣緊張了起來，主席李德全女士的報告，較爲豐富；主席介紹了參與會的二位政、軍各機關代表的演講。日本的反法西女戰友：綠川英子與富田歌子後，熱烈的發言人類同情心的共鳴，用響亮的聲音表現出來的，綠川英子女士被邀請了上台演講。

綠川英子女士說：「我雖是日本人，但我參加了你們抗日的後方工作。我在後方感到後方工作不如前方，請你們原諒我說的不是『好聽』的話。」

「武漢撤退，我經廣西、貴州到了四川，我認識了中國是那麼大那麼富，使我『抗戰必勝』的信心，也加堅決。」

「以前我曾見到許多上層的婦女，享受著現代的物質生活，生活在化裝品和消閑裏，我覺得這是中國的缺點，也是不應該有的現象。有許多的朋友都是『同感』。在香港時，一位外國女記者也指出和批評了這一點。」

「但在來川的途中，却見到了萬千的勞動婦女們的努力從事生產工作，使我又添了無限的興奮與勇氣。我覺得這是中國抗戰復興的基礎。」

「中國婦女占全國人口半數以上，要渡過這困難的時候，我雖是日本女子──日本軍閥壓迫下的女子，但願意作有助於中國抗戰的工作。」

偉大的同情的交流，熱烈的聯合與團結，日本人民是必然崩潰的，這個偉大的團結便是它的致命傷。

中國電影製片廠唱了幾男女都合唱的抗戰歌曲，更加雄壯了每個人的心。一個無快樂的心跳，一個着不到的流動的東西發生了不可敵的力。「東北之家」「流亡三曲」，激起了每個人對敵的仇恨；「死裏求生」出了唯一的出路──堅持到底。重慶慰勞分會的歌詠隊的「最後勝利」，預祝光明幸福的未來。最後，三十五個團體，四個支會，四百多個會員，一百二十餘個來賓，以及百多個小朋友，共同呼出抗敵的要求：「全國婦女團結起來！」「婦女解放萬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惠元）

怒吼劇社義賣
共得二百餘元

（中央社訊）本市怒吼劇社爲推行及宣傳義賣起見，昨日（四）下午一時起，假新川電影院介紹所，[illegible]全部售出，[illegible]共計二百三十五元三角五分。

蘇聯實行新憲法的二週年

華西園

今天是蘇聯實行新憲法（即斯達林憲法）的二週年。兩年前蘇聯所頒佈的新憲法，是十月革命延展到了一個新階段──社會主義基礎已經堅固地奠定了的一個階段──時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一個總結算。「他以簡單明瞭的語句，幾乎是以記錄的體裁，來說明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事實，來說明蘇聯勞動群衆已擺脫資本主義的奴役制度的事實，來說明蘇聯底的徹底的民主制勝利的事實」。這個憲法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他「證明資本主義國家，一百萬萬個的人們所曾經幻想的以及繼續在幻想的東西，已在蘇聯實現了」，「證明凡在蘇聯所已實現，在其他國家，也是完全能夠實現的。」他不僅在蘇聯的歷史上有極大的意義，而且有着「無限偉大」的國際意義。正當法西斯主義的濁流想污辱工人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理想污辱文明世界最優秀人士之民主主義的時候，蘇聯的新憲法，就是反對侵略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公訴書，正在說明社會主義與民主制度是不可戰勝的。「蘇聯新憲法對於所有那些現在進行反法西斯野蠻暴行的門爭的人們，就是一種精神上的鼓舞，一種實際上的幫助。」

對於蘇聯各族人民，蘇聯新憲法則具有更其偉大的實際綱領，「如果蘇聯新憲法，對於資本主義各國人民就是他們奮鬥的綱領，那末，對於蘇聯各族人民就是他們奮鬥的總結，是他們在爲人類解放而奮鬥的戰線上勝利的結果。」現在得到這一個說明自己的門爭道路和忍受艱辛的結果，是如何覺得與快而快樂啊！由此可知我們以前所流的許多血，原來並沒有白流，而是給了應有的結果，是如何與快而快樂啊！

兩年以來，蘇聯社會主義又有了很大的進展，他已經完成了第二屆五年計劃，開始了第三屆五年計劃的實施。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們根據「更加民主化」，用平等的選舉代替不完全平等，用直接的選舉來代替多級的選舉，用秘密的選舉來代替公開的選舉，的新憲法，已經舉行了一次蘇聯大選舉。今年六月二十六日，蘇聯十一個加盟的共和國，又積極舉行了各該共和國最高委員會的選舉，而都獲得了莫大的成功。

由于新憲法的順利實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日益猛進，更鞏固了他們對于自己力量的信心，推動他們向前邁進，[illegible]

追悼本報保衛大武漢殉難同志

悼新華日報及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殉難烈士

新華日報總館及八路軍辦事處一部份同志於武漢撤退時，乘新陞隆輪於嘉魚附近燕子窩遭受敵機慘炸。新華日報館潘美年，李密林，項泰，程德仁，羅廣耀，陸從道，李鑑秋，胡炳奎，王祖德，羅仁貴，潘香如，李履英，胡宗祥，許厚銀，李元清，易竟成。八路軍辦事處張海清，趙興才，徐挺榮，伍高年，傅世明，韓金山，張清新，孫世實等壯烈殉難，同人等謹致沉痛之弔唁！

陳紹禹　秦博古　吳玉章　董必武　凱豐

弔本報十六位殉難同志

潘梓年

十月二十三日是本報最沉痛的一個紀念日：在這一天的下午三點半到四點半這個鐘頭內，本報有十六位同志在暴敵的兇殘轟炸下慘遭犧牲了。這是本報最大的損失，是本報全體同仁無法治愈的創傷，我們將永遠記着這一創痛，一直到撲滅法西斯吃人野獸，趕走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出中國！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月廿二日即武漢撤退前三日，本報留在漢口堅持保衛大武漢的一部份工作人員——另有一部份工作人員及工作人員的家屬早已撤退——除仍留極少數同志在漢堅持到底外，還有五十三人，乘輪離漢轉宜來渝。二十三日輪抵嘉魚附近的燕子窩，突有敵機四架，直撲本報乘輪，投彈燃燒，繼以機槍掃射，時經半小時之久；於是我們可敬可愛的十六位工作同志就此犧牲了！這十六人中計編輯部有記者李密林，項泰，潘美年，程德仁與勤務胡宗祥等五人，印刷部有排字工友李鑑秋，胡炳奎，印機工友羅仁貴與鑄字工友王祖德等四人；營業部有職員陸從道，許厚銀，與練習生李元清，易竟成等四人，經理部有羅廣耀，潘香如以及火夫季履英等三人。此外尚有排字工友沈毅甫，製版工友周濟初中彈重傷。

這殉難的十六位同志，可以說都是優秀份子：有的學識很豐富，有的宣傳能力很好，有的技術很高，有的對職務很忠實很盡瘁。他們竟這樣死於非命，死於意外，實堪痛心！這不只是本報的損失，實在是整個抗戰力量的損失，總國力量的損失。自然，他們這次的死，是死在抗戰事業上，死在保衛大武漢的神聖任務上，是死得很有價值的，眞所謂『雖死而無憾』。但當我們回想到他們在武漢時服務的精神，想像到他們遇難時情景的慘酷，實在禁不住要黯然神傷潸然淚下。實在的，他們在漢口常常於工作緊張的時候，沒有什麼叫晝夜，也沒有什麼叫疲勞，只曉得要把當時的工作按着預定的計劃完成；甚至有身在病中，也不管發燒多少而力疾從公的。這種工作人員的中途死去而不克對國家社會盡其最大限度的努力，誰能不爲之痛心！現在他們於盡了保衛大武漢的職責以後，轉移『陣地』，來繼續抗戰工作，發揮他們更多更大的力量，不料於撤退途中，卒遇敵機襲擊，竟叫他們有的被船木壓碎，有的被烈火焚燒，有的被機槍射死，有的被江濤捲去！當時我們幾個脫險的同志，立在江岸上，呆視着自己的同志在江面上硬挺的時候，眞是欲哭無淚，等到整隊點名，知道丟失的是那許多同志，更是悲痛欲絕，以後一直到現在，每當夜闌人靜，或參同月黑的時候，想起了這幾位同志服務的勤勉，致死的慘酷，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然而，他們終究不是白死的；他們的死，更激起我們的憤怒，更增加我們對暴敵的仇恨；他們的精神，將瀰漫到千千萬萬熱血兒女的心靈裏去，發出報仇血恨，抗戰救亡的怒火來，他們的血跡，將有千千萬萬的熱血兒女追踪上去，去與法西斯魔鬼搏鬥，他們的赤血，將激起揚子江流的萬頃波濤，直奔扶桑三島，去滌盪那裏的血腥污穢，去殺滅那裏的法西斯毒孽。

我們也決不肯使他們死後遺留什麼遺憾；我們將盡力安慰他們的家屬，幫助他們的孤穉，儘可能做到使死者瞑目，生者安心；同時，要加緊我們辦報的工作，繼承他們未酬的壯志，完成他們未竟的偉業，使他們無掛無礙安靜長眠啊，死了的同志們！你們去了，我們會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前進到中國解放勝利的道路。

悼潘李等死難同志

華西園

此次潘李羅項等十六同志在保衛大武漢工作中的死難，可以說是抗戰以來一個很重要的犧牲。他們是爲新聞事業，同時亦是爲抗戰建國，不但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已經付給了最後的生命。他們雖不是死在前線，然而他們對於抗戰建國的貢獻，依然是非常偉大的。

在這許多死難同志中，雖然各人所負的職務有所不同，然而目標卻是一樣的，這目標就是努力求得報紙的進步，努力於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堅持抗戰到底，努力於創造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正因爲他們都能明瞭自己工作的意義，所以才能夠不怕任何的困難，而始終站穩自己的崗位，進行艱苦的工作。

其中如潘美年同志那種對於事業的認眞態度與切實苦幹的精神，眞可以做一般同志的模範。尤其是他所担負的文書與事務工作，大家都認爲是最麻煩的事情，然而美年同志卻能運用科學的方法，做得很有條理。密林同志雖然在報館工作時間較短，然而他那種熱情肯幹的青年精神，也頗爲一般同志所稱道。其他幾位死難同志，也都是很優秀的工作幹部。

這些同志的犧牲，自然是本報的重大損失，同時也是整個民族解放事業的損失，在極端艱難的戰爭中，犧牲是很難免的。然而敵人這種極端殘酷的手段，不但不能挽救它垂危的命運，而且只有激發起更廣大的憤怒，更加提高中國軍民的抗日熱情。我們後死者的責任，就是要繼承他們的奮鬥精神，學習他們站穩自己崗位的工作態度，更切實更艱苦的去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使潘李等十六同志在揚子江中新陞隆上所流的鮮血，成爲增加抗戰力量的酵素，以幫助早日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偉大目的，使他們這次悲壯的犧牲能夠取得更大的代價。

十二月三日

痛悼密林美年等同志殉職

陸詒

十月二十五日，當武漢淪陷時，我自己尙隨我保衛大武漢的野戰軍，工作於江南的右翼前綫——龍港，噩耗於二十六日晚間傳到，我隨軍向通山，崇陽移動。三十日到長沙，又接到本報專輪（新陞隆號）被敵機在嘉魚附近狂炸的不幸消息！

從各方面傳來李密林潘美年同志殉難的噩耗，講的人儘管說得歷歷如繪，但我總以爲這是不正確的傳聞而已！後來，各方面的證實，越來越多，使我竟悲愴地無法再懷疑本報同人遇難的眞實性了！

那麼年青聰秀的密林同志，那麼沉毅負責的美年同志，以及報館中一部份優秀的工友，終於在敵機兇暴的攻擊下實踐了『爲民族國家解放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的英勇犧牲！不僅因爲他們是我們的工作同志，我要痛哭悲悼，同時，也因爲他們都是民族解放鬥爭中的新聞戰士。青年記者學會全國的會友，和全國的新聞界，都爲他們的死難而低垂下哀悼的旗幟，表示敬悼。

我們報紙誕生於南京失陷，抗戰開始轉入艱苦階段之時，每一個工作同志，都以獻身於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忠誠，集合於『鞏固團結抗戰到底』的一貫方針之下，從事於新聞工作。回顧十個月的緊張工作過程中，密林美年兩同志對工作之堅毅與負責，是全館同人光榮的模範。

密林同志，祇有二十歲，在我們青年記者羣中，是最年輕的一位，他起初入館任編輯工作，後因館中外勤記者，大部調往戰地工作，他便調遷採訪部來執行外勤的工作。那時武漢本市採訪的工作，異常繁重，但他能夠發揮工作上的興奮精神，勝利的完成了所担負的任務。他的工作精神，學習精神，都可以作爲我們青年記者的模範。美年同志在館中，是工作最忙碌的一位，他肩負着擔任最繁重的圖書參考部的工作，但其他事務上，文書工作等等，往往常常集於一身，可是工作儘管繁重，他從無怨言難色，總是沉毅的在埋頭苦幹。他的誠懇忠實，以及對工作的負責，給全館同人以深刻的印象。

回憶最後一次離別武漢上江南戰場之前，報館同人曾在十月三日晚上，於新聞記者俱樂部開歡送大會。那時武漢外圍的戰爭，已進入緊張階段，我們熱烈的發言，堅決的宣誓，大家要保衛大武漢的新聞工作上，戰鬥到最後一分鐘！我們雖介後因工作不同而將分離各地，但『堅持工作』，『在工作上頂住』的精神，應該永遠是一致的！誰想不到他們在奉命撤離武漢的途中，竟遭受敵人的殘殺！

痛悼密林美年等同志的死難，不應該徒作消極悲傷，而應該踏着他們的血跡，學習他們爲民族解放而獻身的精神，『堅持工作』的光榮模範，再接再厲的奮鬥下去，以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在抗戰烈火中鍛鍊的中國青年記者，都願意來繼承密林美年等同志未竟之志，作前仆後繼的努力！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於桂林

血債，要以血來還！

——抗議敵寇暴行——

漢夫

敵寇的暴行，隨着戰局的擴大和延長，而更益瘋暴——它慘酷的轟炸我們前綫抗戰軍隊和後方不設防城市，它燒毀我們的文化教育機關平民住宅，屠殺我們爲自由爲獨立爲世界和平而奮鬥的將士，淪陷區的勇士和同胞，後方的民衆，尤其是婦孺。它不僅對中國的無辜施其殘虐，還損及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在華的利益和僑胞，最後，對於日本反戰兵士，也施以極慘殘無理的壓迫摧殘！

這是一筆血債！這是日本人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民族，尤其是與敵寇作殊死戰，以爭取民族解放的中華民族的一筆血債！「血債要以血來還！」

敵寇的子彈，雖然能打死我們可敬的一部份將士和民衆的肉體，但是，絕對打不死全國將士和同胞抗戰的決心，不僅打不死他們的決心，相反的，更要引起了我全國將士和同胞的更熾更高的怒憤，而集中所有的子彈，向着一個靶子——日本帝國主義者——敵寇的炸彈也許能破壞我們許多文化教育機關，但是絕對破壞不了我們的幾千年來的文化，相反的，我們將在抗戰中來接受固有文化的遺產，充實抗戰文化，創造出更高的更有內容的文化，更喚起全國全民族，爲同一個光輝燦爛的文化而努力！敵寇的轟炸屠殺我後方和敵後的民衆，但是，這是絕對消滅不了我們的抗戰決心和有生力量，相反的，它將在我後方，和敵後燃起烈烈的抗戰火焰，造成更鞏固的後方，更使敵人食臥不安，疲於奔命終於走上死亡的末路，使我們的廣闊的後方的戰鬥的前綫，和從後方變爲前綫的敵後，總成銅牆鐵壁之處，使是邪惡之所！敵寇對英美法等國的損害，對日本反戰士兵和人民的壓迫，也是絕對嚇不到，壓不住民主國家人民，對我國英勇抗戰的援助，日本人民對我國英勇抗戰的同情，只有更引起正義人類的呼號怒吼，增加民主國和日本人民與我國抗戰的團結，終至使敵寇在堅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日人民大團結，中國與和平陣綫的堅強結合前發抖，死亡，鑽入墳墓！

敵寇想以我們的流血來消滅我們抗戰熱誠嗎？每個殉難的同志和同胞所流的血正將沸騰起全民族的熱血，洗清了敵寇侮辱人類進化的污血！我們同志的血，決不會白流的。每點每滴的寶貴的血，都是鋪起到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大道的寶石，都是走上世界和平的樂園的階梯！

我們要以全民族同一的赤的沸騰着的熱血之大匯流，來安慰在敵寇暴虐下流血的同胞，也要以它來沖淨敵寇所殘存的血污。我們的血將永遠是光輝的，激流的。敵寇的血手卻終於要被埋葬的！

被炸後正在燃燒着的新陞隆輪

悼模範的戰士

吳克堅

在堅持保衛大武漢工作中，新華同人，遭受了敵寇的轟炸，犧牲了我們同甘共苦的親愛同志，犧牲了我八路軍英勇的青年戰士，犧牲了可愛的男女難民同胞。我和這些同志們在堅持保衛大武漢緊張工作中，在改辦報紙工作中朝夕相共，形影未離，在十月廿二日，在揚子江畔，新陞隆輪上我親自送別了這些轉移陣地堅持抗戰的同志們，不料翌日許多同志就犧牲了。不料有些同志就這樣永訣了！當我得到這次噩耗後，曾痛哭了幾場。我們憤恨日本法西斯的獸行，我們痛悼我們親愛的同志！

我們痛心失掉了我們的老戰士羅廣耀同志，羅同志已是五十六歲的老年人，他在大革命時代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爲黨的路線，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奮鬥十餘年，他進本報就擔任起庶務的工作，可是他清楚地知道，黨的經費，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血汗聚成，他適當的使用黨的費用，他模範的執行政府節約的約規，他自覺的知道共產黨是不允許自己的黨員有絲毫的貪污行爲，並且有鐵的紀律來保障這一原則的執行。羅廣耀同志愛惜公家的金錢，有如愛護他自己的金錢一樣，他爲公家所買的東西，價錢是便宜的，賬目是清楚的，當社會某些投機商家便要把買菜錢的回扣送給羅同志的時候，羅同志便忠實的把飯店給他的回扣如數交給報館，而絲毫不苟同扣以自肥，我們願做我們有這樣像羅廣耀同志，既不怕死，又不要錢的老戰士，他是模範的前輩，後起者的先導！

我們痛心失掉了我們的小戰士許厚銀李元清易竟成兩同志，他們都是十三——十六歲的天眞孩子，他們帶着純潔的赤心，到我們這裏來工作，我們是盡了大的努力，來滿足他們的期望，我們注意了他的發育未全的身體，減少了他們工作時間，關心了他們的飲食營養，我們實施了對他們的教育，給了他們每日識字遊戲的時間，他們到報館後，常識較前豐富了，字識得更多了，寫得更好了，身體更活潑了，他們會讀書，會唱歌，會工作，也會玩耍，他們對民族對國家也都獻出了自己的小生命，他們是抗戰的小英雄，他們是少年的先鋒隊。

我們痛心失掉了我們的女戰士項泰同志，她是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新女性，她帶着滿腔的熱忱，加入我們的工作，她很高興她的新的環境和新的工作，在她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

「現在，我的收入雖然不及在上海時一半，然而住宿不成問題，每月除飲食外，尚有十餘元可作零用。我很樂於我的新工作，這不像在上海電台上那樣機械刻板，上下職員都是親親切切毫無虛飾，亦無需受上司的閒氣，但是在工作方面，卻沒有一個人不認眞的。這裏，我們有的是不斷的工作批評討論和不斷的學習求進。」

正因爲她有這樣精神，所以她在保衛工作中，再三要求堅持留到最後的一天，她說：「我要在這大時代裏受大變動時的情況，我不怕，不要以爲我是女性，把我當做是一個懦弱者，我一樣可以把槍彈射穿日本法西斯的腦袋！」當她這樣要求堅持保衛武漢的時候，她告訴我們她原來是預備到安徽前線去服務的，因爲交通的關係而不果，所以方纔到新華來。項泰同志在短的工作時間中，很快的進步，她開始負責參考室的工作，她很快的就能編輯了，能寫出動人而具體的文章了。她不獨自己努力學習，她還每天抽了一定時間，爲編輯部的傳達勤務侯俠同志上課，教他們讀書寫字，得到這些同志們贊揚。因爲工作的過度疲勞，在武漢正緊張的時候她病了，報館把她送到協和醫院調治，經常派人去看她，安慰她靜心調養，叫她不久後即隨新陞隆撤退，當船被炸的時候，她還不急急逃生，而是關心大家的安全，她爲我們的勤務同志胡宗祥落水而呼救，她爲我們當時受傷片炸傷的同志而救護包裹，可是自己卻耽誤了時間而被犧牲了，光榮的犧牲了！她是一個中國解放事業英勇的女英雄，一個舍己救人的偉大戰士！

我們痛心失掉了我們的青年戰士潘美年李密林趙從道程德仁等同志，他們對自己的職守、對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表示了無限的忠實，對自己的崗位表示了勤勞的工作，像美年同志我記得當船將未開的時候，他以編輯部無人照料，特地下船步行到館來工作，怎叫我們不感動呢！像密林同志不分日夜，不辭任何辛苦，爲緊張工作而努力的刻苦精神，怎叫我們不悼念呢！如今這些可敬的青年犧牲了，千百萬的後死青年，正在發揚青年人的天才和威力，完成青年所擔負的偉大任務。

我們痛心失掉了我們的好工友李鑑秋王祖德羅仁貴胡炳奎潘香如胡宗祥季履英等同志，這些工友在保衛武漢工作中，加倍的努力，來克服報館人少事多的困難，他們在工作緊張中，在經濟困難中，一再省下他們自己的工資，熱烈的踴躍獻金，製寒棉衣，不斷的寫慰勞信，給前線將士以幫助和安慰。他們個個要求堅持保衛武漢到最後，他們終於在保衛武漢工作中英勇的犧牲了，他們是解放戰爭的先鋒，他們是中國人民最優秀的代表！

最後，當我們悼念殉難的同志，我們更想到中國有這樣的模範工人，老的戰士，革命青年，新的女性，小的英雄及全中國的成千成萬的優秀兒女，爲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光榮的犧牲，中國是一定能夠戰勝日寇解除壓迫，取得獨立、自由、幸福、光明的新中國底實現！

敬悼新陞隆輪廿五位死難烈士

鄧穎超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心頭在悲憤，
不須悲哀，
不須流淚，
燃燒起民族仇恨，
懷着一顆創痛沉重的心，
悼念新陞隆輪上爲國死難的烈士們，
敬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禮！

× × ×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血債要以血來還清。
在民族血債和災難的面前，
大家那能再分你我？
我們必須團結一心！
堅持抗戰到底，
趕走罪惡的帝國主義——日本！

× × ×

野蠻的侵寇逼到武漢，
兇殘的敵機各處橫行。
殘殺了中國優秀的兒女！
殘毀了抗戰英勇的鬥士！
失去的是他們的肉體，
永生的是他們的事業精神。
李密林，潘美年，項泰，孫世實，張海清，趙興才，等烈士的精神不死！
警告敵人，
勿在歡得意。
炸毀了我們烈士和同胞的生命肉體，
但再也炸毀不了全中國人民已經鍛成的抗戰到底的意志！
摧毀了我們的城市和江輪，
但再也摧毀不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團結一致！
失去的是廿五位烈士，
繼續的有千百萬的抗敵勇士！

× × ×

永遠紀念着烈士們無比的英勇：
當船身已經燒了一半的時候，
在猛烈的爆炸中，
在焚燒的火焰裏，
我們最可敬佩犧牲了的勇士——『李密林，趙興才，徐挺榮，傅世明，韓金山，張清新等六同志，還沉着的立在艙面上，
『救火，救人，多數同志的不死，是他們之力居多。』註。
這是偉大崇高不朽的精神，
最無比的革命忠誠堅定，
最高度的愛人助人的友愛熱情。
在神聖的民族抗戰中，
你們用盡最後的一滴血，
用盡最後的生命力，
發揚着無倫的英勇，
交織着寫下了可歌可泣，生動感人的光輝不滅的偉大史蹟！
在保衛武漢的戰鬥中，
你們奮鬥到最後，
在撤退後艱難的途程上，
繼續奮鬥到『死而不已』！
是抗戰中最英勇模範的戰士！
是中共的最優秀模範的幹部同志！
永遠紀念着他們！
永遠學習着他們的熱烈偉大精神！
誓爲死難烈士復仇！
誓爲民族雪恥復興！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烈士們的精神長存永生！

註：從新陞隆輪船脫險的李克農同志來信。

永恆的悲哀與紀念

——追悼十六位死難的同志——

戈寶權

十月二十三日！我將永遠忘記不了這個日子！

就在這時候，我最先從塔斯社方面，聽到了十六位親愛的同志死難的消息；這個惡訊給與我以無限的打擊！

自從抗戰一年多以來，家鄉淪陷，父兄相繼去逝，老母弟妹流亡，音訊斷絕，但從沒有給過我像這樣一個大的打擊！幾個月來，在敵人圍攻武漢的威脅之下，我們和這十六位死難的同志，手牽着手，肩並着肩，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爲了這個中華民族爭取獨立解放的事業奮鬥前進，而這十六位同志，一直工作到最後的時候纔撤退，以至流盡他們最後的一滴血而死！

美年同志，我和他在大陸里及兒童書店俱同居過，所以我對於他的了解，是格外深切。在編輯部中，我們常稱他爲『無名的英雄』，『無名的戰士』，就是後來當他翻譯文章時，他用的是筆名（孟將），依就是一位『匿名的英雄』，但『無名』，『匿名』，並不能隱蔽和抹殺他的貢獻和他的一切！

密林同志，這位我們的『小李』，是位英勇光輝的青年戰士。他的一身是充滿了熱情、毅力、向上的決心。他象徵了新生的曙光，他向我們顯示出了前途的光明。

項泰同志，雖然相處的時期是很短的時候，但她爲了奉獻了國家，在一切工作中，俱顯示出她的剛毅、堅決、和代表了一個新的革命女性的典型。此外的許多同志，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貢獻，也是我們永不能忘的。

當此追悼十六位親愛的死難同志之時，我將用永恆的筆，將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每一個人的面容，每一個人的工作的情感，刻劃在我的心之深處。從他們站過的崗位上，繼承着他們的遺志前進！

他們的軀體雖已毀滅，但他們的名字，絕不會爲『忘川之水』所淹沒，而將永遠留存在我們的心裏，成爲永恆的紀念！

我們的老戰士羅廣耀同志

張國泰

羅廣耀同志河南信陽人，年五十六歲，民國十四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出身農家，自幼即富于革命思想，目睹滿清政治腐化，二十歲時即赴武昌投軍以待時來。曾任清新軍頭目（即班長），辛亥武昌起義，羅同志率隊衝入都督府，驅走總督瑞澂，志願稍遂，後以新軍為袁世凱收編，軍隊受到殘害毀損，而羅同志并未因革命之失敗而黯然灰心，彼時他認為革命力量，非以羣衆作基礎無法成功，後加入裕華紗廠工作，為了解除工人痛苦，首先號召工人組織工會，曾領導工人爭取工人本身利益，進行不斷的鬥爭，才奠定了裕華紗廠工會的基礎。大革命時期，領導工人幫助北伐軍克復武昌城。抗戰爆發，即參加本報工作，担任總務課的職務，雖五十餘歲的老戰士，工作精神熱誠與速度并不次于青年，相反的更是站在青年戰士的前面，拿他過去鬥爭的經驗而來幫助我們教育我們，特別是他負責與嚴肅緊張的作風，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直到本報遣派工作人員赴渝時，派他先走，他始終要求留在武漢，抱定保衛武漢堅久奮鬥的決心，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更鼓勵了在武漢工作的同志們。


羅廣耀同志遺像

我們一行五十餘人十月二十二日由漢撤退，羅同志在臨行時鼓勵我們說：「不要灰心，不要氣餒，堅持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不幸于二十三日在燕子窩遭敵機轟炸，為國殉難，眞使人有「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巾」之感。羅同志之死，不僅是本報的損失，也是中華民族的損失，死者已矣，我們要站在自己崗位上加緊工作，堅持抗戰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甘休，我們繼續羅同志的奮鬥精神，以中華民族的血肉，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和勝利，來紀念死者。羅同志死而有知，亦必含笑九泉了。

悼四弟美年

水荻

我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難堪的生離死別的苦痛第一遭是父親的死，其次就是這次四弟的遇難而死了。我心中酸楚，寃結紛擾，實不知有何言辭足以表達我的悲哀。

在兄弟多人中，弟最為誠純篤實。這是鄰里鄉黨所公認的。弟的性情敦厚，舉止凝重；待人接物純是一派天眞。所謂「仁者」，弟可以當之而無愧。然弟竟慘然而死，不能免於一難。彼蒼蒼者何知，實可以不必去問了！

弟於新聞事業原非其素志，不過在抗戰期間藉此以盡個人的一分力量而已。弟所習為物理學，在從事教學的數年中間，未曾一日忘掉對於物理學的深造。弟性好深思冥搜，對於社會科學及文學也極感興趣，假如天假之年並且處在安定的社會環境中，未嘗不可以對於科學有可觀的成就。而現在他對於國家社會也竭盡了個人的能力以至於犧牲了生命，而國家社會卻不免因此喪失了一個可珍貴的青年。像這樣可惋惜的例子恐怕多得很吧。的確的，外患不除，國仇不去，一切都無從說起的。

一個人壽命的修短和整個民族生命的悠久綿延相比較，是不足道的。一個人生命的有無價值，要看他是否有貢獻於整個民族的生命，至於所貢獻的大小則無關輕重。弟為盡忠於抗戰職務而死，雖當方壯之年，亦可以無憾而瞑目。但老母寡妻將何以為情？遺有孤兒孤女將何所囑托？弟如有知，也不會不戀戀顧而難於翩然以去吧。弟的素志未酬，弟的才智和德性對於國家社會都未能盡其充分的價值，這在我覺得是最可惜的。但像陷於悲慘於惡魔手爪下的我中華族同胞將不知多少，非僅弟一人。弟素能自抑，當不會怨恨個人的命運的不幸的。

弟也如一般青年，憂國之心熱於熾炭。他日抗戰勝利，國運中興，弟也必含笑於九泉之下。如不然，則生者的慘苦，將千百倍於弟今日的粉身碎骨，火炙水浸之時。我想到這種地方，雖然有萬斛的淚，淚也不願為弟流了。言有窮而意無盡。弟尚葬身楚水，相隔天涯，且已無知無聞。我將如何能知盡我的情懷啊！

二十七年冬，於重慶。

潘美年同志遺像

哭美年

組芳

啊！美年！你終於棄我而於敵日的狂妄底炸彈下犧牲了，在漢口時，敵機盤旋在上空，你總是很鎮靜地尋求着比較少危險性地照常做你的工作。偶而被你發現了我害怕之色，你便笑對我說：「怕你這樣，勝利會屬於中國嗎？」但是我是一個弱者，八月中旬，離你而來重慶，誰知竟成永別了！

啊！美年！你為保衛大武漢，為了爭取抗戰的勝利，竟毅然拋棄了老母，拋棄我們孤寄的母子三人，拋棄了你兩位姊姊所托付你的兩個小外甥！

回憶過去，因了愛好相助他人，及達到自己繼續讀書的目的，執教數年，在物質上，在時間上，從未見你輕易有所消耗，總在暑期中，只要學生要求無不義務為之補習，去年暑期中你準備升學，以求深造，我恭多變高興。不幸，倭寇的槍砲，對準我國進攻，以後你即日夜忙於救亡工作，江蘇失陷時，你即隨戰地服務團步行出發，卻把老母與我等，囑托二姊與里人隨後慢行。一路上吃盡辛苦，到漢後，即加入新華日報社工作。雖經濟窘迫，你為免使我不安，卻常秘而不宣。

啊！美年！你在九泉下安息吧！我已準備把孩子托于你二嫂保養，去參加抗戰工作，敵人的仇恨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如有回鄉之日，我必將你的日記，信件，以及各種作品整理出來，以作賴美與肇兒深之遺教。

悼李密林——一個青年戰友

首都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在渝團友作

李密林，原名聘周，密林，劍鑫，係其筆名。陝西富平縣人，西歷一九一八年生。前曾肄業於北平第四中學。「一二九」運動爆發，密林不挨大刀水龍壓迫，英勇地參加愛國行動。一九三六年初，加入北平民族解放先鋒隊，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積極從事民族解放事業。去歲故都淪陷，乃流亡濟南、南京、武漢，從事抗敵事業。曾組織和訓練武昌鄂州工人羣衆，並參加漢口青年會工作團，作積極抗敵宣傳。本年春季，更參加「首都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出發黃岡、大冶、信陽一帶，從事保衛武漢宣傳工作。後以有志新聞事業，乃於六月初旬，入本報担任編輯、採訪工作。密林年輕英俊，工作努力，深得友衆稱讚。十月二十三日，隨館內工作同志等乘「新陞隆」號輪船撤退，駛抵嘉魚縣燕子窩時，遭日寇法西斯飛機投彈轟炸，致為國光榮殉難。李君享年二十歲，家中遺有父母兄姊等親屬四五人。 編者

十月二十三日，新華日報同人乘新陞隆號輪船自漢口撤退，中途慘遭日帝國主義飛機轟炸，機槍掃射，致有十數位工作同志遇難殉國，李密林（聘周）也是其中之一。

噩耗傳來，不僅是中國青年及中國新聞界的一個損失，而是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損失。數年來，密林即致力於民族解放運動。「一二九」時代，密林是北平學生救亡運動中的積極的參加者，在壓迫下，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割和併吞華北而英勇鬥爭。「七七」抗戰爆發，密林更積極從事實際抗敵救亡工作——訓練和組織廣大民衆，參加保衛國土，驅逐日帝國主義出境的戰鬥。

密林曾參加南京與華北同學共同組織的「首都平津學生救亡宣傳團」，他曾隨這個團體到鄂東豫南一帶從事抗敵宣傳。在三十餘位朋友中間，他是最年輕，最努力及最有熱情的一個。在學習和工作中間，都有極好的成績表現。

本年夏，密林入新華日報工作，他的努力多為我們敬佩。武漢淪陷時，為參加護衛保衛武漢工作，堅不早退。他對我們說：「我對個人生命或許是一個冒險，然而死在砲火之下，亦要奮鬥到底！」這預言卻眞地應驗了，這是多麼不幸的一回事！但不幸的發生，亦並非完全出於偶然。——我們認為，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砲火中，每一中國同胞，每一個中國青年，他都有為國家生存誓死奮鬥的光榮的義務。今天，中華民族為求得完全解放，為求得實現自由幸福的社會，流血犧牲，是每個同胞每個青年應有的決心！

但是，這又那能抑止我們的悲哀的淚水的傾瀉！密林的死，畢竟是中國青年（為民族自由解放而努力奮鬥的中國青年）的一個損失！

我們對日寇屠殺我們手無寸鐵民衆，轟炸掃射我們文化工作者的獸行，表示萬分憤慨。我們痛恨日帝國主義的瘋狂轟炸和殘暴屠殺，我們將以堅持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給法西斯軍閥以致命打擊！

悲憤與哀悼燃燒和刺激着我們，使我們心裏感受無限的沉痛，以上的話，實不足表示我們悲憤之萬一。紀念已故的戰友，我們要學習他的英勇的精神，繼續努力，為達到最後驅逐敵人，實現民族解放而戰鬥！

逝寄密林

子岡

李密林同志遺像

密林：

我是多麼不願意寫關於你的悼文，因為我不相信你眞的永陷着江水浮沉，十六個人會個個遭遇到最大的不幸麼？大家都在懷疑着。

不用太誇張地說：為了你們的噩耗我們流過多少眼淚，可是至少，這些天來我們的心上時時像是被壓着幾斤石頭，覺得沉重。你們是眞的不回來了？特別是你，咱們在漢口跑外勤時幾乎天天見面的呀！武漢雖然暫時失守，可是你已問心無愧，你是曾經站在你的崗位上，為保衛大武漢努力過的。現在我只要一閉眼，就彷彿又看見了你背着照相匣子，向前衝的神情，你的眼睛笑起來像流螢，有點放光，經常感到了什麼好新聞嗎？你總說：又投到了什麼好新聞，比什麼重要地吊在你心上。還記得五月裏，小學教師服務團假借在中山公園開歌詠會，會場上已經來了許多人，可是忽然宣佈這個會要改期，大家揣測得很，尤其是你剛從武昌回來，汗水還在冒個不停，你氣得一聲不響，隨着幾個青年朋友慢慢走出去。我雖然從你的年齡，相貌，以及黑短褲上，猜出那或者就是「李密林」，可是那個時候，我同你一樣，也正是吃了悶棍似的，一，啾啾天地，覺得緘口為妙。

以後，我們相熟了，在輪渡上，會場里，被炸災區中，總會不期而遇。我們曾去看過被炸彈肆虐過的火燒場，看那些千百生命毀於頃刻的情形，我們大伙兒總不免嘆息唏噓，眞用得着千般人用的四個字：慘不忍睹。而你，常常在這個時候掃淨了孩子氣，咬着牙說：好好地寫下來告訴給讀者，向全世界控訴罷！不要忽略了我們的任務。每天盡量發揮，來一天寫下一天的紀錄，天天來，寫下天天的紀錄！

現在，你已被毀滅在敵人的轟炸下，讀被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咀咒的劊子手！我們想像不出炸彈為什麼得那樣準，沒有幾分鐘的餘裕使你來得及跳水麼？那段江水流得太急麼？你是不會糊塗的，或者在你掙扎到最後一刻的時候，還想囑咐我們還要活下去的人：「別放鬆敵人！」我們是經常受着你這「孩子」的鼓勵的。

到宋埠慰勞的那一夜，我們才發見你原來還是一個優秀的歌手，你的喉音圓潤有力，車中的同伴誰也及不上。我願意再受無數次顛簸，倒在暗夜行車中聽你無數次歌唱。大家聽你最後的一支歌，恐怕就是武漢記者隊伍上的「長城謠」吧。

分手，原諒只相隔一百多天，就如同逝去一個十年老朋友，千萬個記憶你的面影在腦子中閃映，反復出現，不知道怎麼好。一個十年的朋友也不一定會在一百多天裏天天在一起工作的，而且常是為着同樣的事情興奮歡喜，為着同樣的事情扼腕憤怒。你的路還長，你要做的事還多，可是你已被迫停下來。你深感到中國的記者太貧乏，要加緊學習，好讓我許多人來負擔你那一份重責吧！

不願意寫悼文，沒頭沒腦的悼文，就這樣寫封信吧。你的朋友都相信你沒有死，也許正沈落在什麼地方。在你回來，我也依然以為一綫會擾中，我也恍恍惚惚地覺得也許過一會兒就會在人堆中發見你：不太高大的身影，斜掛着相匣子，向前衝，見了朋友點頭微笑，眼睛裏彷彿飛出流螢的光輝四散……。

悼為國殉難的女戰士——項泰

高

在幾個月以前，我曾經接到一位朋友的信，告訴我關於項泰在漢口積極工作的情形。他說：

「大熱天裏，她赤着腳跑來跑去，眞有些女戰士了的派頭！」現在她為保衛大武漢而緊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至最後一刻。她確實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好女兒，英勇積極的女戰士！她殉難了，她殉國了！我們決不能僅僅由于感情作用而覺得不勝悲哀無限惋惜。我們追悼她，紀念千萬為民族解放鬥爭而壯烈犧牲的戰士，必須先有誓為他們復仇的決心！必須要追隨着他們的精神，為抗戰建國的偉業繼續奮鬥！

項泰是江蘇人，今年廿三歲。十九歲的那年，她便離開家庭，在上海交通部國際電台，任業務員的職務。開始獨自謀生活了。她愛好文藝，能寫普通文字，她很鼓勵比她小一歲的弟弟的自由職業生活。平時她讀文藝小說很多，亦讀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的書籍，並且很注意社會上的實際現象。認識很正確，思想很前進。民國廿四五年的時候，參加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積極做救亡工作，並且還在平民夜校義務任教。那個時候，她就是犧牲了自己的全部業餘時間，在外面奔走救亡工作。民國廿六年四月，她與一位同事結婚，在上海青年會舉行極簡單的儀式，就好像開一次普通會議。他們很勇敢地革除虛偽繁縟的禮節，堅決地取消了任何不必要的慶賀，祇很簡單地預備一份茶點來謝謝參加婚禮的賓客。

去年八一三抗戰爆發，上海的一切都被捲進了抗戰的浪潮。那時候，她因為懷身孕，不能更積極地參加救亡工作，覺得非常苦悶！不過，她還是不倦地準備着，並不消沉。

今年一月，整個上海早已處於孤島的地位，而僅居于租界的國際電台終于為日本強盜所接受。在全體業務員解職的遭遇下，凡是不願意為日寇利用的，都失了業，項泰亦在其例。就在那時候，她生了一個女孩子，可是她認為雖然失了業，卻可以很自在地參加救亡工作了。

產後的項泰決定離開上海來漢口投奔工作；她在四月中旬便到達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武漢，那時，項泰的弟弟以及其他的朋友，都為她設法幫助解決工作問題。但是在當時各地青年集聚漢口的環境下，要找到一個工作而能維持生活，那便非常困難了；因此當時她經濟情形的困窘，是十分嚴重的。但她並不氣餒，跑來跑去地做着無報酬的保育兒童教育女工的工作，並且還時常寫信給後方的朋友，勉勵我們積極努力！

八月下旬，保衛大武漢的工作正在各方面加緊進行着。項泰不肯放棄保衛武漢的責守，決定自留在漢口，不願以私人瑣事而妨礙了抗戰建國的事業，這表示她是如何的一個新女性啊！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尤其對於家庭的感情作用往往是不可抑制的。可是項女士能用理智來支配感情，她初則不惜別離其幼年的女孩，以及在淪陷區的丈夫，而現在卻又決意以自己的生命而努力！這表示她覺悟了家庭的絕續完全依賴於國家的存亡，而個人的幸福必須建築在全民族的共同福利上。

她既留在漢口，在新華日報找到了工作，於是她的工作熱忱愈形高漲地寫信給我：

「現在，我的收入雖然不及在上海時一半，然而住宿不成問題，每月除飯食外，尚有十餘元可作零用。我很樂於我的新工作，這不像在上海電台上那樣機械刻板，上下職員都是親親切切毫無虛飾，亦無需受上司的閒氣，但是在工作方面，卻沒有一個人不認眞的。這裏，我們有的是不斷的工作批評，討論和不斷的學習求進。」

我讀了她的信也很為她歡喜，因為我覺得她確是很適于為新華日報服務的，我深信她將為她的工作而貢獻出一切！

保衛武漢的外圍戰繼續了五個月，武漢的形勢當然愈來愈緊，而項泰的來信總是說：非至萬不得已決不離開漢口。她說：

「本來我也想到前方去，而且都已準備好了的。現在，既然新華日報需要一個人，我便留下來了；因為我覺得前線和後方都是一樣地工作；在前綫，可以多經驗實際生活，而在後方，可以學習和寫作。」

十月二十日前後，廣州突告淪陷，一條最主要的國際通道——粵漢路南端既為敵人所控制，雖然保衛武漢的戰爭還在外圍，然而武漢的形勢，驟然有了新的變遷。況且在五個月消耗敵人的戰爭中，我們已經盡了掩護的作用了，於是在最高軍事當局下了放棄武漢三鎮以保全力的決定後，武漢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都有秩序地撤退了。

項泰和其他幾位同人以及幾位作家是廿二日離漢西上的。[illegible]但是知道她已離漢西上，[illegible]一天動身；[illegible]傳了新陞隆被炸的消息時，我惶惑不安，很為她的安全担憂。但是，二十餘天過去了，關于她的消息，一點也沒有！一直到新華日報披露了殉難者的姓名，才證實了她的不幸！這個不幸的消息，對於她的朋友，對於她的家庭，對於整個抗戰，是一個如何大的損失啊！

她是一個前進的女性，英勇的戰士，她以生命殉了事業——抗戰建國民族解放的偉業！

她是我們全中國兒女的模範，全中國女性的榜樣！我們紀念她，要繼承她的血跡，要踏着她的精神，要堅持持久抗戰，打擊一切失敗主義和投降妥協的心理和論調，堅決爭取抗戰到底的國策。否則便對不起英勇犧牲的戰士，對不起千百萬流離死亡的被難同胞！

悼項泰同志

項泰同志：

想不到我這顆滿腔熱情等待你來的心竟被昨天傳來的噩耗所粉碎了。泰！這是事實嗎？你眞的不來了嗎？當我一個月前接到你的來信時，你告訴我「大概會來重慶」，你又說「不多談了，見面時詳細談吧。」那時我是多麼地狂喜，我的泰姊要來了，同時因為武漢局勢一天天的緊張，我給你的信已不能使你收到因此也就未曾給你回信，然而誰會料到你那封曾使我狂喜過的信，竟是你的絕筆呢！然我不敢想像這會是事實，然而恰又明明這樣告訴我：

「我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但你不要傷心，密司項眞的遇難了。」這不幸的消息在我腦海中已盤旋了有好幾天了，我似乎已有了一種預感。

「的確是眞的。」治權續告訴我：「當她們的船抵嘉魚時即遇敵機轟炸，開始時，她還未炸傷，並且她還替許多炸傷的同志們一個一個的包扎傷口，後來她自己被掃射，受傷了，但敵機，還在繼續掃射，她終于跳到水裏去了。」

啊啊！親愛的泰姊，你果眞這樣悲慘的結束了你的生命嗎？泰，我怎能抑止我的悲痛和熱淚呢！自從我遇見了你，我眞有說不出的感動，你用那樣崇高的友誼來幫助我的工作，用那樣熱情來鼓勵我的工作，用你那樣吃苦耐勞的行動給我以模範。這一切，我怎能忘記呢，我又怎堪回憶，又怎能不回憶呢！

記得在武漢時，雖然我們相會的時間並不很多，但是我們一見了面，是沒有浪費一分鐘的光陰的，所以我們雖然相處不過幾個月，回憶不覺得很短啊！在一個月明之夜

想起一起在漢的時候，眞有許多夠回味的事，我們的工作雖然不同，但有時一樣地為了工作不能按時吃飯，常跑到小館子裏化五分錢吃二碗稀飯和一盆蠶豆，也常決一餐，在小館子裏，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相遇過。你的工作要比我忙幾倍，然而你在那樣大熱的天氣裏，你可以由中山路跑到山崎街，因為你每月只有五塊錢的生活費，是不能常坐車的，然而你的刻苦精神和責任心，深深地感動了我，提起了我的工作的積極性。

項泰同志遺像

你是特別同情和關心大多數的勞苦大衆的，因此你對于我多年的工廠生活，也表示無限的同情和關心，在有些知識婦女的眼目中，認為我們工人是無知識而加以輕視，然而你卻是這樣地相反，這如何不使我以及和我同樣命運的工友們感激呢，這大概也就是我們

泰！這一切，我眞不能再繼續寫下去了。

然而到今日你是完成了神聖的民族解放的鬥爭的任務了。在你是沒有什麼遺憾了的，你自己是眞的參加了實際的抗戰工作，和敵人作了最後的掙扎，現在犧牲了，自然我們對于你的犧牲是萬分痛惜的，你那樣年青，那樣英勇，是不應該就死的。你常常說「後方已有許多有用的人了，我不想到後方去」，當我離開你的時候，你替我拿着小皮箱送我到門口時，對我說「我大概會到安徽去！或別的戰區去，那時我會將前方的消息常常告訴你，希望你繼續努力，」想不到你眞的不到後方來了，在我到了重慶後，給你的信，大概你沒有收到，所以在你一月前給我的信中，你還問起我重慶的工作情形。

後來又聽說你到報館去工作了。

泰！人總是有感情的，當我得到了你這個不幸的消息時，我一時幾乎要放聲大哭起來，但是項同志請你安眠吧，我決不會因這樣悲痛妨害我們重要的工作，我不會因為你的遭遇而悲觀消極，驚惶我們的工作，甚至害怕而退縮，相反的，為了要為你及與你同樣遭遇的無數的同胞復仇，我只有更加緊我們的工作，為了要眞正爭取民族解放，更非加緊我們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不可。

你的路走完了，我們後死者，自然要踏着你的血跡前進，[illegible]，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今日已不是我們哭的時候了，永訣罷！

你的同志彭 十一月十六夜

吾兒德仁事略

程源希哀述

德仁字學軍，生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日，四川南川縣石溪鎮正街木屯。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參加新華日報保衛大武漢工作，乘新陞隆輪船撤退赴宜，道經嘉魚縣附近燕子窩時，突遭敵機轟炸，投彈之後，繼以機槍掃射，全船焚沉，德仁亦因殉難，行年一十九歲，弱冠夭逝，悲痛曷極！竊我國自明末倭奴時犯浙閩南京一帶，吾族先人居處，時受騷擾，幾無寧日，於是乃痛離世代相承之徽州府私家桑梓之廬墓而倘移，經江西、至湖南。一支溯湘水逆湖北麻城縣，而固守其地，一支溯沅水抵貴州綏陽旺草村。闢荊棘，墾荒土，耕讀為本，家計隆殷，及至明亡清興，黔省苗猺之變，旺村多遭其害，吾先祖乃率族人入川，以居南川縣北區鎮溪，生息於斯，迄今二百餘載，永入蜀籍，我時以家譜啓示德仁，使知先祖被倭奴侵略之事蹟，復仇雪恥，總有一日，其後我因留學在外，目睹倭奴對我蠶食鯨吞，若實其測，如五卅運動，濟南慘案之中日事件，直接間接，倭奴俱為其主使者。我則每以函示德仁，年雖未及十歲，讀此消息，莫不痛恨切齒。及至倭奴奪我東北四省，蹂躪我淞滬一帶，德仁此時正在小學讀書，課餘之暇，時赴校外向鄉民宣傳，他們見伊年齡雖小，講談清晰，一般鄉人，常有聽得樂而忘倦之概。廿二年考入重慶明誠中學，伏案潛修，師友稱道，德仁更覺其自己學業不進，遂立志每日寫作日記，數年以來，未嘗中斷，併時作文投上海中學生雜誌刊載，稿費所得，以作購買書籍文具之需，其克苦勤學，令人欣佩。廿五年畢業後，考入四川省立高級工業學校土木工程科肄業，去年七七事起，全面抗戰，舉國一致，德仁遂即參加重慶救亡團體工作，每逢星期假日，街頭演講，大聲力喚，從事宣傳，救亡刊物，作文登載，以冀喚起民衆，制倭死命。後見倭賊侵略，毫無止境，德仁為了充實智識起見，遂毅然赴陝北公學，學習抗戰技能，研究救亡理論，今春卒業後，來信中稱，抗戰時期，[illegible]，於是復入抗日軍政大學，繼續研究高深民族解放理論，至八月時畢業，被派往軍隊工作，由抵漢口，因眼疾之故，改在新華日報參加保衛大武漢工作，及至我軍自動撤退計定後，乃隨新華日報工作人員離漢退川，今竟慘遭敵機轟炸殞命，追懷既往，悲痛良深，謹特作文而悼曰：「嗚呼德仁，汝竟死耶，痛哉德仁，汝竟棄我而死耶，汝於參加新華日報保衛大武漢撤退赴宜途中，忽遭敵機瘋狂轟炸而亡，汝之殉難，為國家謀生存，為民族求解放，為世界人類謀和平。如此偉大犧牲之價值，眞有重於泰山之感，回憶去年七七事起，倭寇猖獗，氣焰冲天，日寇得寸進尺，積極侵略，既據我淞滬，復脅我首都，我賢明政府，為長期抗戰計，乃決議西遷，汝校即被指為國府移駐地，當時汝即毅然赴抗大研究救亡理論，學習抗戰智識，冒寒前行，跋山涉嶺，力奮千辛，有志竟成，卒抵陝北，細揩計算，將半年有餘，汝之言行，歷歷在目，汝之音容，恍惚在旁，嗚呼哀哉，汝之年齡，未及弱冠，在此人生短暫歲月之中，我在事實上未盡其教汝之責，因為自汝入世不久，我即負笈京滬，參加國民革命工作，東西奔走，返川無期，後復遠去外國，學習革命理論，對於汝之讀書問題，竟致無暇顧及，汝能秉承我之奮鬥精神，不過間接得之於給汝書札中之啓示耳，誰實失志不渝，革命精神，倘若天假以年，將來繼續從中，為國宣勞，著績必宏，今乃慘遭敵機轟炸，中途殞命，我革命救亡工作，又少一人，瞻仰前途，能不淒哉，汝今死矣，我來哀悼，他日我亡，有誰悲嗚，汝之日記書稿，有我整理，汝之救亡論文，有我搜集，編印成冊，永作紀念，汝之弟妹，有我敎養，他日學成，繼承汝之精神，汝今葬身大江，長眠不起，願汝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乘風破浪，直搗倭寇，復仇雪恥，為國爭榮，嗚呼哀哉」。


程德仁同志遺像



悼我們的三個小英雄
——許厚銀，易竟成，李元清——

易吉光

「孩子是抗戰建國的繼承者，是偉大中華民族的主人。」這是本報全體工作同志對於孩子們的態度及認識，也是我們的施教方針；在這種方針下，鍛練出了我們的小戰士。他們小小年紀，也和其他同志們一樣，毫不動搖的要求最後撤退，以盡他們保衛大武漢的光榮職責。此次敵機狂炸新隄陸輪船，我們的小戰士們，竟被敵人擄去了他們的小生命，洒盡了他們發育未全的鮮血！

被犧牲的三個小孩，都是營業部的練習生，他們的姓名是：許厚銀，易竟成，李元清。他們最大的年齡還未超過十六歲，最小的才只十四歲。他們有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個性，來報館工作也有先後；但他們對工作的熱情，努力學習的精神，克苦耐勞的作風，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仇視，卻是一樣的堅決。

最先與我見面的是許厚銀，一個沉默寡言，面頰蒼白，身驅短小的十五歲小孩。那時除他之外，營業部還有一個練習生——胡宗源，他們都是本報創刊時加入本報經理部工作的。易竟成，李元清兩人，在八月初本報漢口總館由府西一路移到府東五路後，才相繼加入我們的工作。

「你怎麼老是不講話呢？」在進館不久的一天午飯後，乘大家休息時，我找許厚銀談話。

「……我不喜歡講話！」他望了望我之後，很簡單地答覆我。由這次談話中，才知道他的父親是一家小銀行的職員，他本人原是上海新聞報漢口分館的練習生，聽得我們報館要成立了的消息時，他堅決要求父親多方託人介紹到我們報館來。

……共產黨待人很好。我怎麼不跑到這裏來呢？……

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正當政府加緊疏散武漢人口的時候，漢口總館也派了一部份同志先走，管理票簽的工作一時找不着相當的人材，我就和他談了一次話，問他能不能担負這工作，他竟滿口承應了。但後來我一想，仍覺不妥，管理票簽，是非常麻煩而又重要的工作，倘稍一弄錯，第二天就有許多讀者見不着我們的報，並且過去還是成年人管理的，曾經有一個短時期免不了錯誤，何况他是小孩？因之，我就另外決定了一個同志担負。第二天的夜晚，突然來了兩位我不認識的人會我，接談之下，才知一位是許厚銀的父親，另一位是他的哥哥。他們說：「許厚銀今天回家大哭了一場，說明先生已派了他的工作，後來因他太小，又打消了，故要我們來要求，請易先生許他試做幾天，若不能担任，再正式派別人。」當時我就接受了這要求，把許厚銀找來，一面安慰，一面鼓勵，並對他加以幫助，從那時起，他就担負了管理票簽的重要工作，直到撤退時止，可愛的孩子，不僅一點沒有弄錯，而且有條有理！

易竟成，也是一個不多講話的孩子，他有着圓圓的臉，相當健壯的身體，說起話來有些口吃。十三歲時，就參加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在漢口一家紗廠做工，他的父母和兄嫂，都是紗廠的工人。在保衛大武漢聲中，工廠都移往內地，他們全家失業了！他由他的舅父羅廣耀同志——一位久爲我們的老共產黨員，也是這次殉難者之一——介紹到報館來工作。

他初進報館時，好像一個大閨女，從朝到夜，很少聽見他的聲音，只埋着頭幹，工作做完，就不見他了，我很疑心他跑到外面玩去了。有一次無意中我走到了他的宿舍，他一個人躺在床上讀着當日的本報，見了我，馬上站了起來。

「你看得懂麼？」我關切地問他。

「有……有些看不懂！」他好像怕羞的樣子，很吃力地答覆我。

「看不懂你怎麼辦呢？」我再追問。

「現……現……在好多了，因爲進了新華有讀書班，幫助我們看報寫字，要是從前在紗廠的時候，廠裏不准看……看報的，工……工頭見了，要打……打……打人呢？……」他告訴我，他只讀了兩年書，進了工廠後，夜裏偷着要他舅父教他，他舅父也偷着教他，但總是有限的，等他舅父進了報館後，每天寄一份報給他，他每晚看不懂的，就用筆劃出來，等他舅父回家時，要舅父講給他聽。從那時起，他就日夜在想到報館來工作，這個希望，他總算達到了。他說，這是他一身不能忘記的一件大事！他每天工作一完，就躲到宿舍來讀報，由於他繼續不斷地學習，無論在文字方面，或抗戰知識方面；都得到不少進步。我一面聽他講，一面心裏非常難受，我先前很擔心他跑出去玩，其實我的猜度錯了，我想，我應該向他道歉！但終於沒有說出什麼話來，只在臨走時候，獎勵了他一番，拍拍他的肩頭，表示我的歉意。

再說到我們那位很聰明年紀又小的孩子——李元清，因爲他過去營養不足，使他的身體非常瘦弱，但他有靈敏的頭腦，不屈的勇氣，進取的精神。在他們三人中，他的文化水準算最高，每天他要寫三封慰勞前線將士的信，而且寫得還不壞。

許厚銀與易竟成的進報館工作，都是先找人介紹，他一人是直接來找我談的。他原是一個賣報的小報販，年僅十四歲，他是在三十多個小報販中的一個，一天中午，他突然來找我，要求到報館來工作，無論幹什麼工作都可以，待遇只求有飯吃，不要其他。我問「爲什麼呢？」他說：「賣報爲的找飯吃，到報館工作，也只要有飯吃就夠了。賣報要受報販頭的壓迫與剝削，到你們共產黨的報館來工作，不但不受壓迫與剝削，還要做抗日的工作，先生！我還要求什麼呢？」我見他意志很堅決，說話很伶俐，並經過何人介紹竟來找我要工作，故允許了他的要求，並派與其他練習生同樣待遇。

有一次因爲機器出毛病，白天只印了一萬多份報，絕大部份的報都移到夜裏印，故他們三個孩子都要做夜工，夜間兩點鐘的時候易竟成跑得氣吼吼的來打我的房門，說許厚銀與李元清鬧玩笑，把李元清推倒在玻璃門上，玻璃挾進他的肩頭去了，血流的不止，要我快去。去後，見他滿身是血，臉色蒼白的倒在躺椅上，立即陪他進醫院，脫下衣服一看，一大塊玻璃片倘陷在肉裏面，醫生與他拔出玻璃，看見骨頭。可敬佩的孩子，當醫生與他拔玻璃的時候，就可以……都替他擔心不能忍受那樣的痛楚，但他卻若無其事的一聲不響。經我勸他休息，第二天一早，他吊着一隻膀子，瞞着我仍跑去搭報了。「昨天機器壞了，報還未搭完，今天的報又出了，這樣多，九點鐘還要趕火車，我不幫忙，他們怎做得了呢？火車報趕不出去，分銷處不要說我們不負責任嗎？」當時使我感動得要下淚！但是，爲保全他的健康，我終於制止他繼續工作了，一直到完全恢復他的健康爲止。

可愛的小戰士們，和一位成年的馮占成同志——此次被炸，僅眼皮上受了輕傷，已來渝——，在報館創下了光榮的紀錄——我們搭報的工作，原由八個人担負，十二點鐘報就印完了，而搭報非到下午兩點鐘不能結束。後來經過他們幾個人的努力研究，很好的組織搭報勞動，改變了搭報的技術，不但八個人的工作，三個人可以擔負，而且更做到了機器印完，他們搭完的速度，並且縮短了工作時間，誰敢說孩子隊伍裏沒有天才和英雄！

他們工作是那樣緊張，而他們對教育的需求是那樣迫切，每天剛一吃完晚飯，就跳跑着向宿舍去催送報員與勤務員上課。在兩點鐘的上課時間內，決不放鬆一分鐘。無論在討論會，生活檢討會，時事座談會上，他們能懂的就講，不懂的就問，對於唱歌，他們特別感覺興趣，每夜臨睡時，還可以聽到他們的歌聲。

李元清同志遺像

報館爲要使得每個工作同志，尤其是工人與練習生，勤務員，送報員等同志，能得着政治上的長足發展，在教育工作上，多方予以幫助與鼓勵。故本報最高行政組織——管理委員會，曾公佈了一個：「不斷選拔優秀工作人員，由報館資送陝北學習」的決議時，更提高了他們的熱情與努力，他們都要在實際行動中爭取往陝北學習的資格。在「九一八」紀念會上，終於選出了送往陝北學習的人名單，一個是印刷部的工友，另一個就是同他們一道工作十六個月的練習生胡宗財。第二天就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我們的小英雄們，在歡送會上以極大的熱情予胡宗財以鼓勵。他們很堅定的說：「努力學習吧，同志！我們不久就要來的！」胡宗財走後，他們又老是來找我糾纏：「易先生！我們那天能去陝北呢？」像這種問話，差不多三四天就會蘊着一次。孩子們求光明的慾望，比火還要炙熱。

我是十月五日離開漢口的，上船時他們還未回來，故未與他們作最後的一晤，誰知這一別，竟成了永訣，永遠不能再和他們一塊工作，一塊唱歌，一塊說笑，一塊討論問題！

可敬愛的小英雄們！你們以自己的鮮血，結束了你們光榮任務，中國千百萬的小孩和青年們，將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安息吧，孩子們！靜聆中華民族解放的凱歌！

一九三八年，一一、二八、重慶。

戰友陸從道

秋蟬

「陸從道同志，原名景協，年卅一歲，江蘇武進人。武進私立常州中學畢業。在校時（十六年下半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學生運動，甚爲努力。十七年濟南慘案發生後，曾因領導檢查仇貨運動，捕獲奸商，被毆打受傷。十八年上半年担任共產青年團武進縣委書記，並領導該縣印刷業工人作改良待遇鬥爭而獲得勝利，並積極參加黨所領導的該縣農民反對天寧寺地主收田租鬥爭。十九年春至滬，參加滬東區委工作。該年秋因參加示威遊行而被捕入獄，至二十年秋出獄。廿一年冬入上海某書公司服務，爲時有四年之久，曾編「巴比塞選集」。去歲八一三戰事發生後，繼後武進淪陷敵手，偕同志帶眷流亡到漢，於今年二月間入本報工作。」



陸從道同志遺像

從道，你是光榮地死去了！雖然你的死，在我們的隊伍中是個莫大的損失；但是我們並不悲傷，祇有憤恨！並且我們要繼着你的未完成的事業而奮鬥，踏着你的血跡復仇！在今天，追悼你的今天，我沒有眼淚，我祇想追憶一下你的光榮的歷史，來紀念你，來跟你學習。

模範工人——李鑑秋同志

林省俠

「爭取七點鐘出版」，在董事會及管理委員會號召之下，全體工作同志都在以瘋狂般的熱忱來擁護這一口號的實現！

「要使報出得早，我們排字房的工友，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一方面要督促編輯部工作同志提早發稿，這是最重要的。」李鑑秋同志這樣對我表示：「要把提早出版看作是一件非常光榮的工作，和當做自己的事一樣地作，才能做得好，才能達到「七點鐘出版」的目的」。這是我們所發覺的李鑑秋同志在保衛武漢工作時，給予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

由於李鑑秋同志的堅決表示，在董事會及管理委員會領導和全報館工作同志努力之下，我們畢竟達到了「七點鐘出版」，並超過了這一計劃。完成了報館所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那時我們的李同志又非常愉快地說：「只要我們繼續不斷的求進步，在工作中學習，出版時間可提早。」果然，在最後一個時期中工作人員雖然減少，可是我們還能保持七點鐘出版時間，並且超過了「七點鐘出版」的紀錄，在六點半甚至五點五十五分鐘。

最後在武漢日益危急的當兒，他這樣表示：「我得回家去看一次，吩咐她們女人家一下，我好安心地隨報館走！」這是多麼堅決地態度，在他離開報館的當天晚上，我們接到命令大部份的工作同志要先行撤退赴宜昌。第二天下午，李鑑秋同志由家中趕來，一看大家都已走了。他急得跳腳，連忙收拾行李，跟同我們等候他的同志，去乘這一被炸的新隄輪。

李鑑秋同志是用了他極大的精力盡了最後的努力，他是報館中工作幹部之一，他曾經無私地反對過許多不負責的工作同志，他曾對那種浪費公家的材料作過無情的鬥爭。在大革命時代，他曾經是工人階級運動領導者之一，領導過工人，作過種種的鬥爭。

可是，現在他死了！但，這位工人的模範，他的精神永遠地活在我們心裏，我們將踏着他的血跡，繼續前進，用我們自己的血去完成他的遺志。

記三個勇士

姚庭賓

一、潘香如同志

在殉難者二個老同志中間，我最認識的是潘香如。四十六歲。細長寬肩，背後微微有些前曲。陽光曬成的紅黑的臉，眼眶有些外突。特有的厚唇的嘴，講起話來聲帶微顫。從不多說話，說一句都是樸質的、堅毅的。這是一個善良的農民的典型。

他生在河南信陽的一個農村裏，讀過兩年書，後來一直做一個佃農。在大革命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他成爲鄂豫皖區的一個戰士。他們戰鬥在極端秘密環境裏，爲游擊支隊輸送糧食和送信。經過三四個年頭，當時豫南紅軍的一個支隊西移，他仍然留在家裏做佃農。今年三月內，才第一次離開信陽到武漢。

他是八月，也是武漢緊急時間進報館工作。他担任傳遞，我永遠忘不了他對自己崗位表示的堅定的話：「同志，我只知道幹，沒有累，武漢危急了，說不定奸徒會乘機搗亂，我的工作更重要了！」這位老同志的話，興奮了我，激勵了我。

二、胡宗祥同志

「小胡」這是他日常的稱號，人們很少去叫他「胡宗祥」。他有兩個堂弟，同在報館工作。一叫宗才，因爲工作努力，已由館方派赴陝北公學學習，一叫宗源，這次脫險到渝。

宗祥同志，湖北黃陂人，年二十五歲。他初進報館時，是個染有市儈氣的青年，喜歡穿，但不會穿，常是一件黑色對襟中式短衫，套上一件西裝上身。不久，活潑，緊張的環境漸漸改變了他。他不僅有了自覺的學習的要求，而且養成高度的責任心。

他有二個特色爲人所永不忘：(一)直爽豪邁的氣質，他所交結的同性情的朋友很多。這次在輪船被敵機投彈後，他還關心全船生命器財，高喊「怎樣辦？」(二)積極工作的精神。他的工作是拿稿子，這估着報紙的重要部份。他八個月的工作，一貫精神都是使人高興。到了武漢危急，報館的任務更大了，他對工作的自覺性更增高了。這證明，報館克服了他的弱點，發揚了他的特性，他的殉難，可說是報館損失了一個有希望的幹部，國家失去一個勇士。小胡死了。我永遠印上他喜客笑笑，不拘不束，說東就東，說西就西的態度。



胡宗祥同志遺像

三、李履英同志

李履英河南信陽人，外貌而是一個矮老的同志，他的樸實的農民氣質的表現了他對報紙的忠誠，矮他的精神。他的職責是廚司，每天都是按時把菜飯做好，送到三層樓上，使我們一塊吃，由於他努力，在營養方面，保障了同志們的健康，有許多改進，增進了同志的工作效率。這個同志的死，我也感到非常的悲悼。

悼四個英勇的工友同志

湯寶桐

中華民族解放戰鬥中所產生出來的「新華日報」，是擔負着喚起國內進一步的團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堅持持久戰，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去；建立獨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國底偉大任務，在出版十多個月英勇戰鬥的過程中，對抗戰已經給了很大的幫助！

在保衛大武漢工作中，本報以政府疏散人口，減少無謂的犧牲。報館行政方面指定了第一批工作人員及家屬向後方輸送，可是意志堅決的印刷部工友同志是沒有一個請求先行離開武漢，大家都要求在武漢維持到最後一天工作，才算完成保衛大武漢的使命。

當第一批印刷部同志出發後，內部工作是非常緊張，在人少事多中，還排印本報的許多叢書。在歡送出發同志及家屬的大會上，營業部同志向各部挑戰，提議把報紙提早出版，全體同志，激發更高的生產熱忱，接受了這個大會的決議，經全體同志的努力，第二天報紙居然准時出版，其銷路也逐漸增加，最後達到武漢的最高峰，這不是偶然的，我們常體見同志們自我解釋，我們的工作是光榮而有意義的，決不是爲某些人的利用和個人的職業來勞動，我們的血汗，相反的我們的報紙是爲着工人的利益爲着勞苦大衆的利益，爲着全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利益的。

我們這裏的工人同志都明白了解從前受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在所受的痛苦和教訓中，完全認清了社會上的環境。覺得抗戰前工人團結的不夠，文化水準的過低，在種種環境下，工人運動不能好好的開展，這是很大的一個缺點。自解放戰爭開始後，各地工人運動逐漸發展，工人在抗戰中表現自己的模範先鋒作用，如上海工人的抗日罷工，鐵路礦工的犧牲奮鬥精神，這種的事蹟，都是工人的模範，我們是應當模仿的。也要拿出這種犧牲的精神和敵人去拚命。

此次我們在十月二十二日把工作交卸給在最後走的同志，由漢撤退，乘新隄輪船向上游開去，準備繼續努力，即於二十三日清晨抵達嘉魚縣燕子窩附近，上岸訪問鄉村戰時情形，不料開船不久後，敵機即投下炸彈，全船震驚，彈落船中，窗板已傷壞每個人身上，我用全部力氣擺去了身上的木板，不顧機槍炸彈的危險，躍入江中，游水上岸，見着敵機在上空來回盤旋，伸出頭外望的敵機師，手提機槍掃射我們的同志和難民，戴着航空帽的敵駕駛員，正像魔鬼一樣地在殘殺人類。

這次敵人的暴行，犧牲了我們印刷部胡炳奎，李鑑秋，王祖德，羅仁貴四位同志，他們在工作過程中，都表現他們的各人忠實和工作的特長。對工人階級解放事業，對民族國家利益無限的忠實。

胡炳奎同志年廿八歲江蘇江陰祝塘人，家中尚有父親一人，家境貧寒，平日喜歡談笑性情剛直，曾作工於京滬一帶，在南京失守時，流浪到武漢，由友人介紹進本報工作，經過半年多的教育和學習，把過去的散漫習慣，轉變爲優秀的工人，他的政治認識與工作努力都是與日俱增。這次在保衛武漢工作中，他流了他最後一滴血，但是他的死是爲了解放事業而犧牲，是光榮而偉大的。



胡炳奎同志遺像

李鑑秋同志漢口人年廿八歲，爲了民族解放的事業拋棄了七十八歲的祖母和孤苦的妻子及兒子。今夏在他父親去世以後，家庭一切的生活費，便全靠他一人負担了。在抗戰前他作工於南京青年印刷所，担任了排字房領班職務，心直口快，喜交朋友，對于學生的學習和品行，是非常的注意，對同事方面也和睦親愛，在上海戰爭發動後，敵機整日的不斷轟炸南京，致店中無法營業，才回到他的家鄉武漢，他在通信當中常常提到對敵人的仇恨，失了他的職業，這個時候幸虧還有父親的收入貼補家用。想不到我們不久的時候也流浪到武漢，互相交談之下完全覺得他失業的困難，後經友人的介紹才到本報工作。他對工作的興趣和積極性是與過去完全不同。每每在談話當中他常說：「了解過去工作與現在的不同，讚揚着新華日報館的事的民主化，上下不分等級親愛如家人，沒有官僚腐化的惡習存在，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準，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克服了一切的困難問題，學習了共產黨和八路軍堅苦的作風，」鍛鍊出了堅強的信心。鑑秋同志啊！你這樣認識和感覺，也正是我們未死者的認識和感覺，你現在雖然永別了我們，永別了世界，但是我們在工作的一時一刻當中也常常想起了你的勤勞精神，你家庭善後，當然在報館的同志和全國讀者的幫助之下，必定會得到圓滿的辦法，希望你在九泉之下放心吧！



王祖德同志遺像

王祖德同志常熟人年廿二歲，自小隨親戚在漢口工作，他是抱着一股的熱忱，拋棄了別家報館高大的工資，而到本報來工作的，據他自己所說的原因，因爲感到過去的壓迫剝削，曾浸工作的無聊特來本報工作，希望在工作中鍛鍊成爲一個現代有爲的青年，願意把他全副精神貢獻於向光明的大道邁進，在敵人炸彈下犧牲了這樣一個先進的對共產黨對民族國家熱愛的工人同志這是非常可惜。

羅仁貴同志浙江瑞海人年廿四歲，前工作於上海，淞滬戰爭發即去廣州工作，因爲他有堅強的政治認識，離開了廣州工作，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在機器房工作是積極而努力，他是共產黨員，在保衛大武漢時是一個終日的辛勞苦幹，他的特性是不講話而埋頭苦幹，遠大的胸襟，每個工人同志都覺得悲哀而痛惜。

同志們四位日夜相見的同志啊，你們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與我們永別了，而我們未死的同志是何等難過的！敵人的炸彈雖然把你們屠殺了，這樣的血債也只有未死的同志和敵人清算，敵人的炸彈決不能轟炸到全中國人民的力量，反而使中國民族更加團結，加強同胞殺敵的抗戰心，而新的力量又不斷地在生長着，準備反攻敵人，爭取勝利。我們在抗戰中的責任祇有在自己崗位上加緊工作，作更大的犧牲，把革命種子「新華日報」散播到每個角落裏，來打擊敵人，並且拿出像前線將士沖鋒殺敵的勇氣，追隨殉難同志的血跡奮鬥到底，爲殉難同志復仇，爲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

羅仁貴同志遺像

我永遠紀念你
——給安息了的世實——

篇

你去了，弟弟，你安靜地平靜地休息了。我很難過，你這樣的弟弟，因爲出賣你的工作，堅守圍訊的決心，你——偉大的戰鬥中，你留守到最後；爲了救援一個病危的朋友，犧牲了你自己，讓滾滾的江水把你帶走。弟弟，我很願做地把你的犧牲重複的說給朋友們聽。

你很平凡，你不過是認識了「爲了危急的祖國的解放，犧牲個人的一切」的目標，而且毫不退縮地去實行了。你很平凡，但是，就是這「平凡」使得你的光輝永遠和祖國的光明前途一樣的輝煌。

你不否認在後方的青年人應該受教育的重要，但是你看清了後方智識青年所受的訓練依然沒有配合上這偉大的抗戰的潮流，所以你堅決地去到前方，爲祖國洒了最後的一滴血。現在你是犧牲了，犧牲在日本強盜的炸彈下，但是你的正義的感覺依然是不朽的，正確的。

你早已認清了這民族解放的事業是一段最艱苦的鬥爭，必須是千千萬萬的青年犧牲了，倒下了，正義的旗子才能站起來，你不過是祖國千萬個的英勇孩子的一個，萬滴的鮮血堆積成祖國的光明，這中間有你的一滴血在！

你去了，父母朋友爲了你而心碎。你將永遠活躍在我們的心的深處，永遠紀得你。

揚子江畔，我離開了你，你的眼睛望着我和我的……初不料這竟成了最後的一別，如今啊！跟着這滾滾的江水，這象徵着祖國的偉大的洪流，你寧靜地永恆地安息去了，你又活躍在我的眼前了，弟弟，我不再徒然傷感了，我決心用工作，熱烈的工作來紀念你，弟弟，我永遠紀念你！

慰問殉國同志家屬

吳敏

廿五位英勇的同志犧牲了。這是他們家屬不可彌補的損失，同樣也是我們整個報館，整個民族的不可彌補的損失。他們的死耗，使我們都感受無上的悲痛。家屬們悲痛使他們失去了父親，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兒子，失去了兄弟；他們悲痛幼兒無人教養，老者無人侍俸。我們悲痛我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中的同伴，失去了親密的戰友。我們悲痛報館裏有許多工作等着他們來做，有許多任務等他們來完成。

無論是家屬們和我們報館同人，都悲痛他們這廿五位同志大部份年紀很輕，還沒有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力，施展自己的抱負，如果他們不這樣早死，那麼一定可以對於國家和民族有更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竟這樣早，這樣不是時候的離開家屬離開報館裏的朋友而死去了。日寇殘酷的獸爪把他們吞噬了。

不過我們在悲痛時候，應當把眼光看得遠大一些。我們應當看見目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個人的悲痛，是由民族悲痛而來。一年半以來，日寇的獸蹄踐踏了我們多少城市和鄉村，毀壞了我們多少學校和文化機關，蹂躪了我們多少田園，廬舍和祖宗墳墓；多少婦女被姦淫，多少壯年被殺害，多少兒童被帶到敵國訓練做將來的奴隸；多少壯士戰死在前方，多少平民炸死在後方，更有多少同胞在日寇的侵略之下，受盡了顛沛流離忍辱偷生的痛苦。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都是處在沉重的悲痛中。廿五位同志的死所給與我們的悲痛只是這整個民族偉大悲痛的一小部份。

他們的死，是一種光榮的死。他們是死在保衛大武漢的光榮的戰鬥中。他們和英勇的軍民保衛武漢，一直到最後有計劃撤退的時候。當敵騎已經踏入武漢的門戶，這過去的抗戰堡壘已經危急的時候，他們還守着自己的崗位，鼓勵軍民從事新的戰鬥。他們不幸就在這時候犧牲了。他們的血已經和武漢流在一塊，他們的名字也永遠和武漢聯結在一塊了。

他們已經爲民族盡了自己最大的責任，爲民族流盡了最後的一滴血。他們將在民族烈士冢中永遠放射異彩。他們的血，將變成我們民族的新的力量，新的生命。這些烈士們將爲全國所崇拜，爲萬世所敬仰。他們的犧牲替他們自己的家庭，造成莫大的光榮，因爲這些家屬能夠產生出這樣勇敢的獻身民族的熱血志士。我們所親近所疼愛的人已經沒有了。悲痛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但永遠悲痛是無用的，他們的軀殼雖死，他們的戰鬥精神，他們的事業，是永遠存在着的。我們要學習他們的精神，繼續他們的事業，使這些事業，達到最後的成功，這才是我們對於他們最好的紀念。

他們所流的血，應當使我們激勵和鼓勵，應當在我們的心中，燃燒起憤怒之火。我們要把悲痛變做戰鬥的熱情。我們要把眼淚揩乾，參加到雄壯的戰鬥行列中去。我們要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我們要爲他們復仇，爲全國的死難同胞復仇。我們要用日寇的血，來償還全國死難的烈士和同胞的血！

這廿五位死難同志，已經和我們的報館和我們全體同人，在對日寇的生死搏鬥中，結下了牢不可破的偉大友誼。他們是在和我們共同戰鬥中死去了。他們的父母也就是我們的父母，他們的兒女也就是我們的兒女。對於他們的遺族，我們將盡自己的力量，完成救濟和撫育的責任。

我們已經成立了新華日報互濟會。我們正在用我們微薄收入所得的捐款，和全國各地本報友人的慷慨捐助，擴大這互濟會的基金。這是我們救濟和撫育死難同志遺族的具體辦法。

他們不僅爲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且爲新華日報盡了最大的責任。他們的名字，將永遠和新華日報聯在一起。他們的堅苦奮鬥，英勇犧牲，將永遠成爲我們的模範，使我們全體同人，更加感奮，更加振作，以他們那種流血的精神，來完成新華日報的歷史的任務，來爭取抗戰建國的最後成功。

安慰死者的辦法

熊瑾玎

我們要在追悼本報保衛大武漢殉難諸同志的今日發表安慰死者激勵生者的話，我認爲決不是空口說了便完事的。本報在保衛大武漢的整個機構中，是機械的一部份，本報工作同志在這一部份機械裏是監督的責任，每個人是一個齒輪。我們所引以自慰的是每個齒輪都沒有毛病。當武漢準備撤退的時候，一部份同志於十月二十二日乘輪赴重慶；一部份同志在武漢支持到十月二十五日最後一天；同時，另一部份同志在重慶籌備本報遷渝出版。在武漢的同志們，將報紙硬撐到十月二十五日，算盡了最後退出的責任。在重慶的同志們於十月二十五日刊行了籌備好的重慶版，和武漢停版的時日正相銜接；十月二十二日赴重慶的同志們在中途遭敵機慘炸，十六個同志都殉難了，這自然是本報的損失，但本報却並不因此而發生大的影響，所以，我安慰死者還得要生者能繼續努力抗戰。

抗戰的工作既不是某幾個人所能擔任的，但又是全中國每個人的責任所在。在抗戰的途中，個人的死亡是早在我們意料中的，我們哀悼殉難同志們，但同時對抗戰前途樂觀，我們能繼死者擔負他們所擔負的解放中國人民的責任，便是安慰死者的辦法。

黨員與非黨員的血流在一起

許滌新

新華日報是民族解放運動的號角。在這兒工作的同人，有的是百折不撓的布爾什維克；有的是吃苦耐勞的非黨的布爾什維克。他們在一塊兒工作，他們一致爲新華日報而努力。陳紹禹同志在歡迎世界學聯代表團的時候，曾指出：中國人民的「槍砲朝着一個敵人——日寇發射。他們的仇恨向着一個敵人——日寇放射。他們的千千萬萬人的心團結成一個抗敵熱心，他們千千萬萬人的愛交流成一個組織然後，他們千萬人的血混合一起爲祖國爲民族自由爲創造新中國而灑流，誰也分不出那是國民黨同志的血，那是共產黨同志的血，那是其他黨派同志的血，那是無黨無派的義士同志的血」。這一段話，很確切地可以借來描寫新華日報殉難的十六位同志。

這一次本報殉難的十六位同志中，有六位是共產黨的同志，有十位是非黨的同志，他們在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中，物質條件艱苦的時候，他們都是以一人負起幾個人的工作，因爲遷移的關係，同志們一批批離漢西上了；在漢的同志漸漸減少了，可是人數雖少，而工作的效能反而更爲增加。這是以一當百的精神，是館中的黨員與非黨員所共有的。團體中的老戰士與小英雄所共有的。李密林等六位黨的同志是刻苦耐勞勇敢有爲的，潘英年等十位非黨的同志亦是無間晝夜埋頭苦幹的；羅廣霖、潘金如二位老英雄是「雄老益壯」的，許厚鈞、李先濟、易實成三位小戰士亦是不斷於服人努力工作，把保衛大武漢的工作當作自己的政治工作。他們生在一塊，他們死在一塊，他們——黨員與非黨員的血，一致爲中華民族解放事業流了他們最後一滴血了。我們未死的同志，應該更加團結，更加抖擻精神，無論黨員也好，非黨員也好，爲民族解放事業，爲擴大新華日報之影響而奮鬥。把我們的武器朝着日寇打擊；把我們的仇恨向着日寇發洩。殉難的十六位同志，安眠吧！我們是在繼續你們的精神，是在踏着你們的血跡而前進！

爲民族復仇！

舒宗僑

他們死了！他們是那樣殘酷的被敵人屠殺死了！新華日報十六位同志的殉難，不僅新華日報一報的損失，而是整個抗戰新聞事業的損失，是民族國家的大損失！

記得十月廿三日到嘉魚的早晨，陽光照遍大地，新華活躍的一幕，每人都充滿着興奮，正好像民族抗敵勝利的來臨就在目前。密林先生帶着一隊人向遙遠的鄉村進發，他向我喊着：「我們發現新大陸去」！下午三時半，我們眼看着輪船被炸，像火球般的燃燒。但誰能知道密林先生和他帶領的一隊人中的幾個也在裏面呢？那天傍晚武漢和粵漢路北段的炸彈爆發聲不斷傳來，許多同路朋友，或已遇險，或被自水中救起，可是密林先生等數人，始終不見其蹤影。我們知道，他們已經犧牲，已光榮犧牲在保衛大武漢的過程中。

他們遇了這種悲慘遭遇，隨時隨地會降臨在每個人的頭上。同時，我們也不必悲哀，因爲他們死後，我們還有成千成萬像十六位殉難同志一樣努力，繼承他們未完的事業。他們之死，會使我們更認清敵人的面目！加倍的努力工作，參加抗戰！

都，他們十六個人在喊：「努力！爲我們報仇！爲民族報仇」！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張悟真　曹若茗

十六位保衛武漢的英勇同志——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於十月二十三日在嘉魚附近遭受敵機的慘炸，竟然犧牲了。噩耗傳來，怎不令人悲憤！

你們之死，不是病痛，也不是天災，而是被反動、殘暴、野蠻、最瘋狂的日本法西斯強盜，逼迫你們離開了自己的崗位、逼迫你們離開世間，離開你們所熱愛的而也熱愛你們的新華日報的忠實同志。日本法西斯爲了作它最後的掙扎，把它的獸性在我們的領土上全部暴露出來了。

你們之死，不僅是你們家庭的父母兄弟姊妹們的損失，不僅是你們的親戚朋友和熱愛你們的忠實同志的損失，同時是整個新華日報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損失。因爲你們留在武漢的任務，是要使一個站在抗日最前線的報紙——新華日報——在最緊急的時期繼續出版，鼓勵前線的後方。因此，你們之死，與在前線的戰壕中英勇流血犧牲的將士們，同樣的光榮！

可恨的，是日本法西斯軍閥，是那些在飛機上偵察你們，向你們投彈轟炸的強盜們，是那些民族蟊賊的親日漢奸。沒有他們，你們是不會死的。沒有他們，世界平和也不致威脅，東方的和平也不致破壞。

這些法西斯的軍閥、強盜、和這些漢奸，無論如何是不能令人相信他們是和我們一樣有父母兄弟親戚朋友的，無論如何不能令人相信他們是和我們一樣是人類的有血肉做成的，無論如何不能令人相信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有良心有道德的，不然，那能下此毒手？世界公認了：他們是最殘酷的野獸啊！

同志們，你們雖死，可是你們有四萬五千萬的兄弟姊妹繼續你們奮鬥，西班牙二千萬人民，各友邦的民主和平人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都是同情你們，援助中國抗戰的最好朋友。請你們安心吧，最後勝利必定是我們的。我們發誓，「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在悼念你們的今天，我們發誓，一定能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完成中華人民的解放事業！

弔殉難諸同志

楊慧琳

當你們的死耗傳到重慶時，每個人的心上都壓上了沉重的石頭，每個人的臉上，罩了悲傷的面幕。有人在飲泣，有人在痛哭，更有人好像觸電一般，神經暫時失去了常態。我們的青年同志們，親密的戰友們犧牲了！你們永遠不能再來和我們一起工作和奮鬥了。

那是完全不忍想像不能想像的事，幾十個勇敢堅定的同志們，毀滅在日寇野蠻的砲火之下。你們的影子還浮在我們的腦際，你們的聲音還留在我們的耳中，你們爲民族爲大衆奮鬥到底至死不屈的精神，永遠爲我們紀念在心的深處，鼓勵我們前進。

英勇的烈士們，你們已經葬身在揚子江中了。但你們的英靈，將變爲滔湧的波濤，變爲奔騰的巨浪，變爲永無止境的與天地共長久的江水。他要流遍中國的領土，喜育在中國的人民，產生出無數的抗戰英雄和民族自衛勇士，在中國各地高舉着反抗的旗幟，寫成人類歷史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東方空前偉大的史詩。

你們的死，是我們不可挽回的損失。但整個的民族，無處沒有這樣的悲痛。日本的強盜踏碎了我們的國土，毀壞了我們的家鄉，把我們整個民族拖入過饑餓的深淵，灑滿了鮮血。然而我們還有力量。我們的力量正因爲日寇的獸行而團結起來，生長起來，四萬五千萬人的民族正在醒覺。不久會有一天，它將發出震動世界的吼聲，粉碎日寇野獸，並且斬斷它所加在日本人民身上的枷鎖。那就是爲我們死難同志復仇的時候，爲全國同胞，爲五千年文明歷史洗雪恥辱的時候！

我們把眼淚變爲犧牲精神，把悲痛變爲戰鬥熱情，踏着殉難同志們的道路，準備爲你們未完成的事業，流盡最後的一滴血。英勇的戰友們！你們決不是孤獨的。你們在滾滾的白浪中安息吧。

同志們！瞑目罷！

蘇予

新華一部份同志犧牲了！他們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所受的創傷有什麼人間的尺度可以去衡量！他們的死，確是抗戰的損失，民族的損失；因爲那無限的正在燃燒着的生命力還沒有充分的打在日本強盜的頭上！

追憶死難的同志們，在保衛大武漢的過程中，曾經創造了許多工作上的驚人記錄；當一二兩批同志離開了漢口以後，人員減少了三分之二，物力方面更不如從前，照一般情形講就維持原狀都是很困難的，然而我們這些同志自覺的用英勇的精神，盡量運用自己的能力，結果在人少事繁，物質條件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改善了報紙的內容，提早了出版的時間，擴大了發行的數目，加強了工作人員的教育；這些不可磨滅的光榮記錄，大半是由這些死難的同志用血和汗寫成的，我們每一個同他們朝夕共處的同志，每一個爲保衛祖國而鬥爭的戰友，懷着悲痛秉承他們的遺志，學習他們的作風，繼續他們在民族解放事業中所涉獵到的艱辛！

同志們，瞑目罷！我們將毫不動搖地用堅持抗戰，堅持長期抗戰，鞏固和擴大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來紀念你們，同時也就是回答謀害你們及一切殉國戰士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幫兇的爪牙們！

我們堅決地相信最後勝利是中華民族的。同志們！瞑目罷！

悼十六個同志

宗[illegible]

日本法西斯魔手已奪去了我們敬愛的十六個，那十六個生命力的活躍的生命，永遠從我們隊伍中消逝了！可是，給我們的擔子，就更爲沈重了。

當我們的擴大會中，決定了保衛大武漢，到最後的一天的時候；在幾千年古舊的漢口大地上，曾豎起那十六個勝子。像鋼鐵的柱子，揮動巨大的錚頭，在密中散開，他們獅子般的雄吼：「堅持持久戰；爲保衛大武漢而工作；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戰到底！」爲了這些聲音，十六個戰士，已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永不磨滅的十六個，那最英勇的十六個，那最典型的十六個。他們代表着中華民族的偉大。他們堅定沈毅而果敢的是長江大河高山名嶽的中國主人。[illegible]

止日本強盜的瘋狂淫越，直到付出了十六個活躍的生命後的一次跳動時，還會緊念着民族解放事業的前途。那十六個英雄的血肉，已經擴大中國的江山而浸流。從這江山大地上，會生長着千百萬兆的十六個來。血會滋潤燒育出無窮的力，這力量會爆毀了法西斯強盜的呼吸。

十六個英雄，死在法西斯魔手下，死在偉大的民族解放浪潮中，他們將安眠在另一新的大地上。那將響着開樂，飛着蝴蝶山花，放着花香的新中國大地上。武漢的碑石，東南二將永遠記着他們的名字，都將和他們的名字，配成佳話，永遠傳頌。

期待着罷，中國的人民！十六個！爭取着罷，中國的人民用不斷的鬥爭來追悼那十六個，直到法西斯強盜滅亡，直到建立了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憤怒的火

王樹[illegible]

轟隆一聲，船起了強烈的震動，我發覺倒在艙裏，上面壓着很多人，等我爬起來的時候，他們都向窗外而跳到水裏去。我有點會水，向外而跳吧，自己覺得不[illegible]

我有點發急，會水，向外面跳吧，[illegible]

哭世實

韋君宜

「敵機奪去了我親愛的戰友。」當我寫着這句話的時候，我忍不住擲筆而痛哭失聲。再一想起全國不知有多少人都正在或將要寫這句話，又令我憤恨填膺和淚寫下，使同胞知道，敵人是在怎樣的毀滅着我們民族的花朵，青年的英華，使我青年同志，看一看我們自己勝利的道路上是怎樣的困苦艱難，和我們要如何努力去克服困難，爭取勝利。

孫世實，又名方，江蘇吳江人，中央大學教授孫本文先生的幼子，在南洋中學畢業後，考進北平清華，在學校讀經濟，人很聰明，一些社會工作，他本來是一個熱心社會門爭的克家之子，在清華就很用功，想好好的讀幾年書。這打球游泳，樣樣都好[illegible]

到了一二九運動開始的時候，他還沒有做甚麼事，後來日本帝國主義的種種罪行，使他看穿了，北平學運也蓬勃起來，使身在國防線上的北平智識青年再也不能忍受了，眼看敵人在我們校門外面演習，使校內有血性的青年人，毅然而起，世實却於此時，接近了熱情有爲的朋友，讀了許多救亡書籍，將自己轉變了，把優越閑逸的生活堅決拋棄，加入「民先」，又進入「社聯」，將自己獻給民族解放的事業。

他在學校做了許多救亡工作，隨後當選爲清華大學學生會的代表，在學聯工作時，担任交際委員，做過半年，他深感到做工作應該配合同學的生活，不能專門關着眼喊救亡。

工作既久，讀書既多，使他深刻的了解到自己的前途和民族的前途，人類的前途，即於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孫世實同志遺像

蘆溝橋事變以後，他跟清華同學，從北平流亡到上海，在上海發起組織上海平津流亡同學會，到今天許多這個英勇的青年工作者，還記得他。不久，他又跑到南京，在南京炸彈如雨的時候，他也絲毫沒有影響工作。

及至南京危急，本文先生隨中大入川任教，叫他或回湖南清華，或到重慶來進中大，但他堅決不肯。

那時，武漢清華的同學很多，大部同湘讀書，而他却隻身跑到武漢，從事救亡工作，[illegible]

我記得世實生時，我和他談起史像闌柱天。他說：「我若死了，你一定要幹我寫篇傳，好告訴我做過南北的朋友們。」不意「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人已死去，叫我怎能忘掉！怎能不寫！他是中國最大多數英勇青年中的一個，他的一身經歷，以優裕家庭的子弟而拋家棄貧勇往直前的，最後爲工作而涉險，死於敵手，這是我中華優秀青年所必有，所應有的節操！未死的朋友！看看我們的路子罷！願踏着孫世實血跡，前進到勝利之路！

我們要以爭取抗戰勝利的勝利來回答日本法西斯的轟炸，替死難朋友們復仇！

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

我們的兩個要求

馮英子

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向我們進攻的行程中，在我們英勇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更步入艱苦之時，我們又損失了很多忠實的同志，勇敢的會友，在今天追悼會上，我們想到在我們此後的工作崗位上，失去了許多忠實的同業，此後的艱苦行程中，失去了許多英勇的戰士，我們不僅有萬分哀悼，也有無限悲憤！

我們新聞記者是社會輿論的先鋒，尤其是我們青年記者，更負了今天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偉大任務，爲了完成我們的光榮任務，爲了使我們的民族得到解放和獨立，爲了使我們的子孫得到自由和幸福，我們必須要克服一切困難，克服任何艱苦，我們必須要把一切力量參加到抗戰的事業中去，我們要有犧牲的決心。爲獨立幸福自由不怠的新中國而奮鬥到底。我們的同業，我們的會友的新華日報工作同志，他們爲了執行這一任務，首先犧牲了。

由於他們之光榮犧牲，使中國新聞事業的前途，更獲得了光明的希望，使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前途，更獲得了勝利之保證，這一樣犧牲無疑是替中國新聞工作者開闢了更廣闊更進步的道路！

在今天這個追悼會中，我們覺得最少應做到如下的二件事：

第一、我們要緊緊擴大我們的團結，使全中國的新聞工作者站在一個目標下，站在一條戰線上，更英勇地起來工作，堅決地以工作來執行抗戰建國綱領，以勝利來答覆日本法西斯強盜，使日寇及其漢奸走狗在我們的筆下發抖。

第二、我們要提高互助互濟的精神，我們不僅對死難同業家屬實行慰問，我們更必須給予切實的幫助，使生者的子女能夠成長壯健，使死者的家屬能夠安心生活，使生者更加勇敢工作，使漢奸無所用其挑撥離間恐嚇引誘等手段，使我們全民族的團結日益堅固擴大起來！

我們新聞記者[illegible]到我們今天的抗戰，不是局部的戰爭，而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持久全面戰爭，在這一行程中，一個戰鬥員的家屬即是我們的家屬，爲了發掘更多的戰鬥員，爲了使全中國的戰鬥員的父親母親都勇敢地毅然地獻出其兒子，我們互助互濟的提出是必需的，特別是對於我們的同業，在互相幫助，沒有自私的條件下，才能把握住勝利的[illegible]。今天局面日見其艱難困苦了，祇有在一致團結，只有[illegible]。我們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會友們，首先來在這方面努力，以告慰我們死難的會友和同業。

十一月廿三日重慶

我的血還沒有流完

劉云福

船已升了火，準備嘲着我們撤退的行程。我們在休息着。飛機的聲音從遠遠地傳到船上，大家捲着氣息去注意，有人說，是二架，敵方的偵察機，換了一個圈，飛向別處去了。

接着六架敵機又飛向我們的船來，太快了，船頭上砰然一聲，炸了，激烈的火燄直冒起來，煙霧籠罩了船艙。

誰也不會想到在一會兒功夫後，我們便遭受敵機的殘殺，十六位同志便爲了抗戰而殉難！

當我聽到一片嗆咳的呼救的聲音時，我清醒過來，但是有點迷惘。我發現了上衣已滿渲鮮血，而且鮮血還是不斷從頭上流下來，這才覺得頭上痛，劇烈的痛。

咯咯咯咯……機關槍在掃射，船上太紛亂了，我看到同志們都往江水裏跳，我下意識地也想跟着跳下去。但是我還是躺着。[illegible]

[illegible]我在江水中掙扎，[illegible]

他們沒，我受到太深，我要休息。我咬緊牙關，忍着。我的血還沒有流完，[illegible]死難同志以千倍的代價。

偉大的同情！

本報保衛大武漢工作同志，於上月二十二日乘新陞隆輪撤退時，在嘉魚縣附近遭敵機轟炸，此項不幸消息傳出後，深得各界人士與各地讀者之同情，紛紛來信慰問及弔唁，並有捐款以資救濟殉難同志家屬者，除已在本報發表者外，茲將最近所收各件，擇錄數則於此，以慰死難者家屬，並向惠賜諸君，謹致民族解放的革命敬禮！

——編者註

從監獄裏發出來的吊唁

當我們在報上知道了李密林、潘奐年、項泰等同志殉難消息時，我們感到很大的傷感和憤怒！在偉大的民族解放事業上，貴報是盡了促進民族團結，堅持抗戰到底的最大責任。十六個月的抗戰，使各黨各派以及全國人民大衆的團結愈加緊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愈加擴大和鞏固。而在這一次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中，貴報的同志們是在「爭取時間，愈久愈好的保衛大武漢」的原則下，聲嘶力竭的喚起各方的注意，以期抗戰轉入勝利的相持的階段；你們這種呼聲和主張「在保衛武漢中生出新的力量」，已成爲千萬人的呼聲和主張了，但不幸於有計劃撤退時，卻遭了敵機的屠殺，李、潘、項等同志作了光榮壯烈的犧牲。瘋狂的法西斯野狗呀！你毀滅了我們民族的優秀兒女，你又吞噬了我們民族的英勇戰士，聽着吧！這血債總有一天我們要用敵人的血來償還的！

我們知道，民族解放的事業是艱苦的，十六個月的抗戰，不知有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死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裏。我們非要積極的工作，更艱苦的學習，更英勇的戰鬥來紀念他們不可。就以我們兩人來說，在抗戰後方的貴陽，也遭受了不應該的待遇。我們自從今秋爲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貴州地方隊部的立案事，被拘留以來，到現在已經幾個月一次也沒有被訊問過。當局且告訴我們無罪，只不過要我們安心在牢裏休息休息，同志們，這還有什麼可講的呢？既然無罪，（其是愛國還有罪嗎？）又不釋放我們，而要我們在這抗戰愈來愈艱苦的時候「休息」，「休息」！這就是使我們不安。但是我們個人並沒有什麼怨尤，我們知道，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日本法西斯和他們的走狗，我們雖然不幸，也還有機會爲中華民族的解放，流盡最後一滴血。而李、潘、項等十六同志，卻永遠沒有機會來和他的敵人鬥爭了！

十六個同志遺下的工作和重担，都分担在我們未死者的肩上了，我們將繼續他們的意願，更堅決，更無畏的踏着十六位同志的血跡驅逐日寇出中國，爭取我們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只有這樣，才能安慰十六個同志在天之靈及他們的家屬和朋友！

十六個同志是死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裏了；但是，他們活在四萬五千萬不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的心裏了。讓日本強盜在那裏獰笑吧，十六個同志已給日寇敲響了喪鐘，未死的李密林，未死的潘奐年未死的項泰等同志，未死的中國四萬萬的同胞，正在給日寇掘墳墓呢！

親愛的十六個同志，你們安息吧，有一天勝利的凱歌會唱到你們的紀念碑上來的！

兩個受難者含淚寫于貴陽獄中十一月廿三日

（一）

新華日報同志：

我原是最先流浪而失掉省籍的人，又是自動的參加義勇軍及現在游擊抗敵的一份子。我向來是新華日報的讀者，因公事來到重慶，近閱報紙得悉貴報保衛武漢工作的一部份同志，竟在敵機的轟炸下殉難了！我除悲憤的同情和紀念其遺族外，謹就能力所及，奉上法幣二元，煩請轉交其家屬爲禱！

謹致

民族解放敬禮

洪武作十一月廿五日

（二）

新華日報轉先生並轉死難同志家屬：

當我們知道了 貴社在武漢撤退時，於漢宜途中不幸慘遭敵機轟炸，程德仁同學及潘奐年、李密林、項泰等十六同志死難的犧牲，我們陝北在渝的同學，一致的感到了莫大的悲憤，對瘋狂野蠻的日本帝國主義獸類不共戴天的仇恨！

程同學及潘李項等十六同志爲了忠實於工作，爲了忠實於民族解放的事業，流了他們最後一滴血！他們的死，不值是 貴報的損失，而且是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損失，

可是，當我們想到了我們的同學竟如此光榮的犧牲，又覺得非常安慰。這些同志不怕死，他們的精神及工作作風，永遠的存在我們每一個同學的心中，我們沒有悲傷，我們將踏着殉難烈士的血跡，勇往直前的邁進，和法西斯強盜——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鬥爭！爲我們同學及殉難諸同志復仇！

我們對 貴報及死難諸同志的家屬致崇高的敬意：我們對程德仁同學及潘奐年，李密林，項泰等十六死難同志致虔誠哀悼的敬禮！

抗大、陝公、魯迅藝術學院

在渝同學十一，廿七

（三）

新華日報社轉諸位先生：

我們極沉痛的得到 貴社因保衛大武漢及撤退出而壯烈犧牲的潘奐年李密林項泰等十六位同志的遺難噩耗時，我們是十二萬分的悲憤，同時我們也更是十二萬分的仇恨那慘無人道的敵人！

貴報同志的犧牲，是抗戰的巨大損失，願 貴報更努力的爲實現殉難同志的遺志，奮鬥到底！

我們萬分緊念殉難同志的家屬，我們僅就微力所及，集得了國幣四十元送上，請轉贈十六烈士的家屬，並希代致慰問

此致

敬禮

讀書生活出版社全體同人

新知書店全體同人

十一，二十九

外附：讀書生活出版社同人捐款國幣二十元正 輓額一幅

新知書店同人捐款二十元 輓額一幅

（四）

新華日報保衛大武漢殉難同志：

對於你們，

在民族革命前線倒下的人，

你們是勝利的前驅，

我們沒有悲痛，

爲了勝利明天，

拾起你們遺下的刀和槍！

我們用工作來紀念你們！

川江水手工會于只三八、十一、三十、

水火血的交流

一筆血賬

于鳴

武漢要撤退了！在敵機又一次的肆虐，和劉家廟隔岸起火的時候，我們望着黑的濃煙，依戀與武漢道別！船身蜿蜒向南推動，但是人的臉卻都向着北面，大家伸長出頸頸，遙望着黃鶴樓頂和江漢關的鐘，「暫別了！再見在黑暗的盡頭！」這是我們向武漢別離的招呼！

在十月二十二日的下午，打破了沉默的靜寂，本報的「新陞隆」輪船上，開始呈現出活躍的氣象來。一群青年的新聞工作者和英勇的八路軍戰士，唱着「中國不會亡……」和「我們要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鬥爭」的歌，漫談在浩蕩的江面上，顯得十分莊嚴，船呼呼地開向前去，我們準備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建立新的陣地。

第二天，——二十三日，天色漸亮，船上的人都起來了，吃過早飯，一個緊急的命令，「大家下船躲避」，有組織的分散到附近的鄉村裏，看看湖北農村的狀況和農民的生活，碰子窩、馮家窩……幾個小村莊，我們跑遍了，這裏距漢陽二百四十里，距嘉魚僅四十五里。談話、宣傳、唱歌、講抗日英雄的故事，消磨了幾個鐘頭，在鄉村吃了中飯，不一會，「嗚……嗚……」是輪船要開了，汽笛催人上船，——時間約在下午三時半。大家立刻集中到船上，準備繼續航行。

後，「隆隆……隆隆……」天空一陣巨響，看見九架敵機之後，又是四架敵機從東飛來，好像敵人飛機場便在長江東岸一般，「隆隆……隆隆……」的聲音始終響亮，紅膏藥的轟炸魔符似也能看清楚，「隆隆」的聲音之中，便是「轟——轟」，「新陞隆」的船頭上，做了法西斯魔鬼屠手的目標，船頂和船頭上的什物塌了下來，亂七八糟灰塵亂舞，船艙裏炸得已經破爛，幾個人被壓在下面，或炸彈正中腰身，的尖叫和喊聲，亂發出來，有的從上面跑下來，有的從木材堆中鑽出來，船上的人有的從窗口裏飛出去，有的跳到木船上又跌倒江裏去，有的在船尾上跑來跑去找搭救的板子，有的已經受傷了，帶着血腥往下跑，有的太沈靜了燒手，志把了逃生……一時，受了傷的船上，紊亂起來，不及二丈遠的江水深處便成了大家的逃生之地，不會泅水的當然是九死一生，也有些閉着口，挺着胸，兩手亂抓，而幸得爬上岸去，也有的抓住一條篙子，由水裏爬到旁邊的木船上，可惜了近視眼和女同志，便不能經得起長江的沖淹，隨波飄流，慌慌到數十里的地方得救的，也有的更歸下去，點坐了方桌子跳在水裏，如同木排一般，也有的逃出的難民，老太婆、女人、小孩子、哭聲、叫聲、爺爺媽媽的叫聲，聲嘶得非常悽慘，只要在電影中看過被炸情狀的人，不難想到那個悽慘狀，而敵機低飛到竟使人看見那些惡魔屠宰手的猙獰面孔，機關槍「咯咯……咯咯咯咯……」不住地向下掃射，江水「濛濛濛，」地被打起小的波紋，——我們再沒有想到生還，但也手無寸鐵不能給惡魔以打擊的回答。

我們的「新陞隆」被炸了，帶着齊發的惡魔並沒有滿足，對岸的幾隻船，也一個接着一個「轟」「轟」幾聲巨響，震滅在炸彈之下，燃料炸彈落後，馬上冒起一震濃黑的火光，烘烘地立刻燒毀，我們的船，也是投了燃燒彈，那種殘殺的火光，使人看了，生着對日本強盜無限的憤怒！經過約摸半個多鐘頭，機關槍子彈不曉得打了多少發，敵機一共繞了幾十個圈子，直到兒隻船完全起火，和船上人大部被迫下水後，它才揚長而去。大家罵日本帝國主義！「老子和你不共戴天，」剩下落水過來的鐘，是正指着三點四十分。

一件緊急的事，便是檢點人數，和救護死傷，啊呀！大半不見了！可愛的一批青年幹部，停了一陣，從木船和木板上飄到下流的人，慢慢地狼狽地走回來，大家見了，不知是笑還是哭！船上的東西，完全燒完了，不能再搶救，江水裏也不見有人在飄浮，剩下的七零八落，連同重傷輕傷一共三十六人，八路軍的同志缺少九人，——這一筆血賬：——十六位青年新聞工作者，九位青年的英勇戰士，和幾十位無辜的同胞，光榮的犧牲了，全船財產和什物，完全被毀於敵機的炸彈下面，我們不能忘記，血賬要用血來償還的！

血流

鑄夫

三點半鐘大家都已經回到船上，有些船開到口，輪在船板上乘涼已經打着呵欠的，跑去了；有些還閃動着眼睛，胸口上故意[illegible]

[illegible]

……奐年、從道、德仁都筆直的站着板隙站立表示鎮定，而我卻管不了這許多，我竭力上跳到那「夾萬」旁邊，拖兩條棉被來掩蓋着。周圍幾位同志也照常着幹，坐在旁邊的李密林卻有點鄙視我們的怯的。

「轟隆！」全船驀地震動，整個二樓已經塌下，我們全身被壓。被炸毀的馬達，蒸汽正在嘶嘶的嘶響。熱度迸發着，在濃烈的白烟裏……火在向我們的幾位捲來……船身緩慢的下沉着了。

同志們！離船！隱約的我們聽着有人在叫。敵人的機槍「咯咯咯咯……」的在掃射。我們掙扎跳到水裏，岸是矗立的，出於我們的意外，水比我們還深，我努力湧上水面；水面流是密密碎碎的板屑，好容易我把它撥開，像條巨魚似的伏到岸上去。

不要慌忙！這是「老革命家」他的呼叫。他此刻正指揮着他的外甥站在船頭頂羞的梯上。那鐵炎納的來賓，世實卻一張仰放的木椅上推到江面上去，像他乘水勢漂流。火烟冒上半天，兩架敵機還在巡邏掃射，四架敵機還在頭頂上，秦已經把孫及民同志手上的僞包好，讓他挽塊板片兒跳到水裏去。程德仁的眼鏡已丟掉，此刻他沉到水裏緊握着一條擔繩。

「嗚嗶！」這是被追沉到水底裏去的同志。

在濁急的河水上，在聳立的河堤邊，一霎失去了抵力的被掀翻被傷辱被屠殺的……

生命在跳躍着。血在濁流的流。

郝佳文同志的旗袍前幅已撕去了半邊，她滿身泥濘還緊握着一本什麼書在向田野裏奔跑。在矮周旁邊的一部份同志們的屍體在血泊裏着。這虎虎地的火烟巨舌舐吮着，時從火花的尖銳的呼救和嘶喊衝擊出我們的同志都在船後艙裏和火裏。

連排列的窗口上有幾個焦黑的頭顱在掛着。火勢是越燒越旺了。可是敵人的機槍還沒有因此而停止掃射。他們正在狗般瘋狂的敵人。槍口對正獰笑的探頭俯視人，一個一個在尋着黑色的田野，不時在每一個目標「咯，咯，咯」的騷擊。

我在想悔，我在憤恨，我想悔我們不能完成自己底責任。我憤恨不能親手毀死萬惡底敵人。我在創痛，我昏過去了。

× × ×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我看見于鳴、毅南、及民等幾位同志的傷口還在流血；我們一點沒有悲哀和痛楚，我們緊握着手微笑着：

「我們的血不白流，我們的血印刷在新華日報，印刷在民族解放的大道。」

脫險自述

郝居文

十月二十三日晨七時，載着我們退出武漢走了一夜的「新陞隆」到了燕子窩，爲了預防空襲，我們決定暫時停在那裏。

[illegible]

悼錢岐同志

徐衛

當我得到錢岐同志遇難消息之後，我的心猶如晴天裏一個霹靂，我當時感到一種極度的沉痛的難受，可是我知道掉淚是沒有用的，可是終覺也禁不住了熱淚。

錢同志是一個熱情的青年，他入新知書店服務還不上二個月，可是他工作積極努力，熱誠的爭取前進，不論在怎樣緊苦的環境下，都表示了堅定心，他對於事業的熱心，是我們店內每個同人所欽佩的。還是和錢同志離開一個多月，可是在我們短短[illegible]

同人中間，要算我與他共事得最長久了，因爲我們都是留在武漢到最後才分別的。因爲我在外面奔走，直到分別的前一夜的事情，一直到深夜二時，才回來，這時電燈已早息滅，一些黑暗的聲音也沒有，只有我的[illegible]

我知道錢同志明天一早就要去搭船，今晚應該讓他好好地睡一覺，現在這樣

夜半更深喚起他來開門，覺得很對不起，同時我終以爲他是早早入睡了，可是我爲值值敲了三下門，卻馬上就開了門，「怎麼你還沒有睡覺？」「沒有！」我一開，我於問錢同志，一邊東西一方面便我整理[illegible]

[illegible]

一年多的抗戰，已經喚起了全國不顧的抗戰，而新知書店在這一年來終始爲抗戰建國的文化而努力，[illegible]

（保衛大武漢）我們大家要向前進

```
1 6 1 3 2 | 7 6 - 5 5 | 1 2 2 5 4 |
6 6 | 4 3 3 2 6 | 2 2 0 3 | 3 2 1 7 |
6 6 | 4 3 2 6 | 2 2 0 1 2 | 3 2 1 2 |
6 6 | 6 5 4 6 | 4 4 0 3 4 | 5 4 3 7 |
```

[illegible]

民族的血仇

徐澄波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開船，廿三日的清晨，爲了避免空襲，就停在離武漢不過二百多里的燕子窩。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分爲二隊，完全上岸到各村莊去，作個別的宣傳和訪問。我的一隊由李密林同志率領，在離岸有一里半的一個有幾十戶的村莊裏，我們四處搜索[illegible]

[illegible]

脫險歸來

周乘植

「新陞隆」被炸後，我和桂衆、擇林往出事地點去看時，我們的船被焚去三分之二，附近被炸的船已經沉沒了。同時發現一水手被炸於沙灘，全身血肉模糊，祗有呃一口氣而已。受傷的沈毅南、周濟初和被水衝去的孫及民同志，都從下面回來，一同把他們治回村中。那時天已交黑，過當晚我們留宿在漁家鄭玉先生的家裏，承他招待，非常感激，他熱忱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廿四日的晨曦，四時我們就匆匆的離開了他們的家，會合在一起，六時在細雨濛朧中分路徒步向目的地前進，來[illegible]

十一月二十五日

悼十六個

袁勃

[illegible]

是日上午敵機仍不斷的狂炸沿江一路上被狂炸毀和敵機在四處的……三沖半遭開了危險地帶到達……大家買了一些……六日午到峰口鎮，……一部份的民船，于十一月二日晨……這次經過七天……我們即須再換船，因爲江水的……輪赴宜，五日晚六時抵埠。……天停泊岸邊，我們第一批九人搭民船……加報館工作，遇到了久已……同志，我們哀心永遠不……多麼狂喜！我們含着淚，……作。這是代十六同志和民族復仇的一線……

正如戰士們握緊槍
守住自己的崗
冒着毒氣、彈丸……
以血肉捍衛祖國的每一寸地方。

你們——
親愛的十六個，
在生前，
以手
以筆
以心
以機器……
日夜不息地，向敵人
伸展開反抗的巨手，
因爲，你們記住了
偉大的列寧的遺言：
「我的位置是在前線上。」

我記得：
你們的笑，
你們的堅強……
然而，燕子窩邊
傳來了噩耗：

你們——
親愛的十六個，
在瘋狂的轟炸下，
在無情的激流中，
在炎熱的火焰裏……
你們偉大的靈魂
——消逝了！

我不信
不信！
難能截斷長江的流動？
飛鏈千仞的峰巒？
你們砥礪的堅實，
仍然在澎湃！

你們——
縱然沒有跟我們
說出最後的話……

同志們！
安息吧！

我們——
悼着悲憤，
踏着
你們的血路邁進，
戰鬥，
戰鬥，
無止息的戰鬥，
直到可愛的祖國得到了自由！